詩三家義集疏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四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清廟第二十四　詩周頌疏史記平準書贊詩述殷周之際安寧則長又敘傳湯武之隆詩人歌之論衡須頌篇周頌三十一殷頌五魯頌四凡頌四十篇詩人所以嘉上也蔡邕獨斷宗廟所歌詩之別名三十一章皆天子之禮樂也以上魯說漢書禮樂志自夏以往其流不可聞已殷頌猶有存者周詩既備而其器用張陳周官具焉其威儀足以充目音聲足以動耳詩語足以感心故聞其音而德和省其詩而志正論其數而法立是以薦之郊廟則鬼神饗作之朝廷則羣臣和立之學官則萬民協聽者無不虛己竦神說而承流是以海內徧知上德被服其風光輝日新化上遷善而不知所以然至於萬物不夭天地順而嘉應降以上齊說

清廟注魯說曰周公詠文王之德而作清廟建爲頌首又曰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朝見宗祀文王之所歌也又曰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靜齊說曰頌言成也一章成篇宜

列德故登歌清廟一章也【疏】毛序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箋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謂祭文王也天德清明文王象焉故祭之而歌此詩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成洛邑居攝五年時○周公至頌首漢書王褒傳四子講德論文此言作頌專詠文王也清廟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陳喬樅云此卽魯詩周頌之序也後三十章同清廟至清靜漢書韋元成傳疏文賈逵左傳注肅然清靜謂之清廟杜預云清廟肅然清靜之稱也皆本韋爲說頌言至章也續漢祭祀志劉注引東觀書東平王蒼議稱詩傳文陳喬樅云所引詩傳疑齊詩傳也故其說與鄭禮注合案禮仲尼燕居升歌清廟鄭注清廟頌文王之德卽所謂列德己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疏】傳於歎辭也穆美肅敬雝和相助也箋顯光也見也於乎美哉周公之祭清廟也其禮儀敬且和又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尙書大傳皋繇謨篇清廟升歌者歌先人之功烈德澤也故欲其清也其歌之呼也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故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之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鄭注烈業也呼出聲也肅雝顯相四海敬和明德來助祭又洛誥篇廟者貌也以其貌言之也宮室中度衣服中制犧牲中辟殺者中死割者中理尋升者爲文奧竈者有容椓杙者有數太廟之中繽乎其猶模

維也天下諸侯之悉來進受命於周而退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三諸侯皆莫不磬折玉音金聲玉色然後周公與升歌而弦文武諸侯在廟中者伋然淵其志和其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者負廧而歌憤於其情發於中而樂節文故周人追祖文王而宗武王也愚案清廟頌文王之德伏傳所言與詩合王褒講德論及禮仲尼燕居鄭注皆本此爲說洛邑既成雍于文王武王此爲諸侯朝見助祭之始故奏此詩以祭則祖文而宗武本是一事胡承珙謂漢初言清廟者不當有既成洛邑兼祭文武之說大誤蔡邕明堂論成王命魯公世世禘祀周公於太廟以天子之禮升歌清廟下管象武所以異魯於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於魯太廟明魯之太廟猶周之清廟也是此樂不獨兼祀武王並賜周公特言詩則專頌文王耳或以詩之不顯不承即魯之丕顯丕承據爲兼頌武王徵有未合士虞禮鄭注顯相助祭者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愚案箋詩說顯相同肅雝二字鄭大傳注本即指美助祭諸侯箋詩忽改爲周公詩爲公作無自贊之理仍以大傳注說爲是陳喬樅云水經河水篇注據伏生墓碑言伏生撰尚書五經大傳是伏生兼通五經伏生齊人於詩當治齊學後漢儒林傳伏理治齊詩理即伏生八世孫師事匡衡別自名家要自伏生後所治詩無非齊學不自伏理始也

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

疏　傳執文德之人也箋

對配越於也濟濟之眾士皆執行文王之德文王精神已在天矣猶配順其素如生存○孔疏濟濟之眾士謂朝廷之臣也文王在天而云多士能配者正謂順其素先之行如其生存之時焉文王既有是德多士今猶行之是與之相配也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周文開基西郊雜遝眾賢罔不肅和崇推讓之風以銷分爭之訟文王既沒周公思慕歌詠文王之德其詩曰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當此之時武王周公繼政朝臣和於內萬國驩於外故盡得其歡心以事其先祖案向用魯義朝臣和於內謂多士萬國驩於外謂諸侯其先祖即謂文王也

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於人斯

注齊駿作逡射作斁

疏傳駿長也顯於天矣見承於人矣不見厭於人矣箋駿大也諸侯與眾士於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在廟中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志意與言其承順之也此文王之德人無厭之○齊駿作逡者禮大傳執豆籩逡奔走鄭注逡疾也疾奔走言勤事也周頌曰逡奔走在廟據此齊作逡陳喬樅云逡駿古通釋詁駿速也速疾同義射作斁者大傳詩云不顯不承無斁於人斯據此齊作斁鄭注斁厭也言文王之德不顯乎不承乎不承成先人之業乎言其顯且承之人樂之無厭也與箋指助祭者言義異胡承珙云詩頌文王是美文王之德下篇即云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則以不顯不承為美文王者於義為優也

清廟一章八句

維天之命注魯說曰維天之命一章八句告太平於文王之所歌也疏毛序太平告文王也箋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維天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維魯作惟後人順毛改維下章同

維天之命注韓維作惟說曰惟念也於穆不已疏傳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無極而美周之禮也箋命猶道也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已行而不止○惟念也者文選歐陽堅石詩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愚案釋文引韓詩云維念也此順毛詩之文而誤也韓全詩無作維者

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疏傳純大箋純亦不已也於乎不光明與文王之施德教之無倦已美其與天同功也○禮中庸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此齊說箋語正用齊義也楚詞招魂王逸注詩云不顯文文王不顯顯也此魯說於乎歎辭斷句不顯文王爲一句之德之純爲一句讀異而義不異也

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注韓假作誐溢作謐疏傳假嘉溢愼收聚也

義溢盈溢之言也以嘉美之道能行與我我其聚斂之以為法
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子
刑乃單文祖德○釋詁溢慎也孔疏引舍人曰溢行之慎某氏
曰詩云假以溢我慎也此魯說字與毛同釋文不載韓異文明
韓亦與毛同齊假作誐溢作謐者說文誐嘉善也詩云誐以謐
我乃齊文也段注謐徐鉉本作溢此後人用毛改也廣韻引
說文作誐謐皆本字假溢皆借字左襄二十七年傳引作何
以恤我何者誐之聲誤恤與謐同部堯典惟刑之謐哉古文亦
作恤馬瑞辰云恤當為恤之叚借說文恤靜也正與謐訓慎
訓靜者同義慎與靜古亦同義廣雅靜安也靜我即安我猶詩
言綏我眉壽綏亦安也讀以謐我謂善以綏我也陳壽祺云今
文尚書與齊詩並傳自夏侯始昌同一師承今文尚書恤作謐
尤足證說文所引誐以謐我為齊詩之文無疑愚案善以安我
即是言天下大平我其收之言我更收聚善道以制法度孔疏
周公自是聖人作法出於己意但以歸功文王故言收文王之
德而為之文王本意欲得制作但以時未可為是意有所恨今
既太平作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本意也

曾孫篤之

疏傳成王能厚行之也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
皆稱曾孫是言曾孫欲使後王皆厚行之非維今也○馬瑞辰
云曾孫從箋通指後王為尤篤者篤之叚借說文篤厚也从亯
竹聲讀若篤孔廣森曰竹聲
古蓋讀如呪故篤與收為韻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維清【注】齊說曰維清一章五句奏象武之所歌也齊說曰武王受命作象樂繼文以奉天【疏】毛序奏象舞也箋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維清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白虎通禮樂篇武王曰象者衍字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周室中制象樂何殷紂為惡日久其惡最甚斷涉刳胎殘賊天下武王起兵前歌後舞克殷之後民人大喜故中作所以節喜盛此亦魯說漢書司馬相如傳韶濩武象之樂張揖注象周公樂也南人服象為虐於夷成王命周公以兵逐之至於海南乃為三象樂也張說本呂覽古樂篇高誘亦云三象周公所作樂名愚案此又象樂別解張高所說無妨周有此樂然非象武象武卽武也孔疏引明堂位注象謂周頌武也謂武詩為象明大武之樂亦為象矣明與周公三象無涉箋云武王制焉亦與大武無涉也文王始征伐故以武功歸文王克紂後為此樂故云迄用有成也武王至奉天繁露貫文篇文此齊說與魯同韓無異義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疏】傳典法也箋緝熙光明也天下之所以無敗亂之政而清明者乃文王有征伐之法故也文王受命七年五伐也○書大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須四年伐畎夷紂乃四之羑里五年之

初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文王出則克耆六年伐崇則稱王伏湛述齊詩說文王受命而征伐五國是其事也故武王克紂而推本文王言維今日之清靜而光明者皆用文王之法故肇也箋說卽用齊義班固封燕然山銘維清緝熙明齊毛文同

肇禋疏 傳肇始禋祀也箋文王受命始祭天而枝伐也周禮以禋祀祀昊天上帝○尚書中候我應曰枝伐弱勢注伐紂之枝黨以弱其勢若崇侯之屬我應又云伐崇謝告注謝百姓且告天主爲崇也緯學亦本齊詩陳啟源云維清鄭釋最明而後儒莫用者因枝伐祭天之說出緯書也文王之伐崇類祭見皇矣篇類祭之爲祭上帝見尚書禮記則以肇禋爲文王始祭天非無稽之談也愚案緐露郊祭篇文王受天命而王天下先郊乃敢行事而興師伐崇引棫樸薪槱爲當日郊辭此亦肇禋征伐之確據董習齊詩知齊義如此

迄用有成維周之禎注 三家禎作祺疏 傳迄至禎祥也箋文王造此征伐之法乃周家得天下之吉祥○釋文禎音其爾雅釋文也征伐之法至今用之而有成功謂伐紂克勝同徐云本又作禎與崔本同正義禎祥釋言文舍人曰祺福之祥某氏云詩云維周之祺定本集注祺字作禎臧鏞堂云爾雅祺祥也祺吉也釋文祺音其下同是爾雅無作禎者當從正義釋文本方與雅訓合唐石經作禎故今本多作禎蓋即唐之定本據崔靈恩集注也段玉裁云作禎者恐是改易取韻胡承珙云崔所據者毛詩徐邈所云作禎之本亦當是毛詩也爾雅某

氏注引詩如妃媲也引天立厥妃亶厚也引俾爾亶厚呬息也引民之攸呬之類多出三家此詩蓋三家作祺毛自作禎耳蔡邕胡夫人神誥故能迄用有成用魯經文

維清一章五句

烈文【注】魯說曰烈文一章十三句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之所歌也韓說曰烈文成王初即洛邑諸侯助祭之樂歌也【疏】毛序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箋新王即政必以朝享之禮祭於祖考告嗣位也○烈文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烈文至樂歌也孔疏引服虔左傳注文韓說也齊義當同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疏】傳烈光也文王錫之箋惠愛也光文百辟卿士及天下諸侯者天錫之以此祉福也又長愛之無有期竟子孫得傳世安而居之謂文王武王以純德受命定天位○白虎通瑞贄篇王者始立諸侯皆見何當受法稟正教也周頌曰烈文辟公錫茲祉福言武王伐紂定天下諸侯來會聚於京師受法度也遠近莫不至受命之君天之所興四方莫敢違夷狄咸率服故也案詩爲成王即政所歌魯韓說與毛同白虎

通亦魯說推言武王受命者成王即位謝武王之舊典而作詩言我武王定殷之後汝等有光華文章之辟公來爲我周之藩屏此祉福乃武王錫之又惠愛我無有疆限令女子孫常保安之此武王之德也傳以錫屬文箋以錫屬天皆遠詩指漢書宣帝紀錫茲祉福帝習齊詩明齊毛文同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疏傳封大也靡累也崇立也戎大皇美也箋崇厚也皇君也無大累於女國謂諸侯治國無罪惡也王其厚之增其爵土也念此大功勤事不廢謂卿大夫能守其職得繼世在位以其大序其君之者謂有大功王則出而封之○白虎通誅伐篇詩云毋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此言追誅大罪也或盜天子土地自立爲諸侯絕之而已以封靡爲大罪與毛訓大累同詩言但無大罪當誅絕者維王其益厚之毋當爲無蓋通借字孔疏引王肅云序繼也思繼續先人之大功而美之案詩言先人有大功者當念此益繼續而美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疏傳競彊訓道也前王武王也箋無彊乎惟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不勤明其德乎勤明之也故卿大夫法其所爲也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誦之不忘○訓順古通箋訓讀爲順言無彊惟在得賢得賢則四方皆順之矣禮中庸詩曰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鄭注不顯言顯也

辟君也此頌也言不顯乎文王之德百君盡刑之諸侯法之也案此又曉諭諸侯以上法文王之德齊義如此列女傳一詩云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明魯毛文同禮大學詩云於乎前王不忘明齊毛文同詩於是又總之曰於乎旣有武王之錫福宜保又有文王之顯德可刑爾諸侯惟有於前王念念不忘耳

烈文一章十三句

天作【注】魯說曰天作祀先王先公之所歌也【疏】毛序祀先王先公也箋先王謂大王已下先公諸盩至不窋○天作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疏】傳作生荒大也天生萬物於高山大王行道能大天之所作也箋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荊山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大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陳喬樅云尚書大傳云大王去豳邑岐山周民奔而從之者三千乘止而成千戶之邑卽此頌所言天作高山大王荒之是也箋蓋亦據齊詩之說晉語鄭叔詹曰在周頌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荒大之也大天所作可謂親有天矣卽傳義所本

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注】韓下矣作者

韓說曰徂往也夷易也行道也言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歸往矣易道謂仁義之道而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

傳夷易也箋彼彼萬民也徂往行道也彼萬民居岐邦者皆築作宮室以爲常居文王則能安之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易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以此訂大王文王之道卓爾與天地合其德

疏○荀子王制篇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天論篇引詩同荀言天地所生而能盡美致用使人盡安樂之是爲大神引詩天作四句以證明之是魯詩說此四句之義亦必如此箋謂大王文王之道與天地合德義亦同也韓矣作者者後漢西南夷傳朱輔疏曰詩云彼徂者岐有夷之行傳曰岐道雖僻而人不遠詩人誦詠以爲符驗據此徂矣作徂者所引傳即韓傳也岐道雖僻而人不遠即岐道險阻而人不難特字有改易耳徂往至不難西南夷傳李注引薛君注文陳喬樅云王應麟詩攷據沈括筆談引後漢朱浮傳作彼岨者岐盧氏文弨曰此沈之誤也朱子集傳遂以岐山爲險僻其實韓詩自作徂字訓爲往也所云岐道阻險而人不難自爲有夷之行發義王氏謂集

傳彼徂者岐從韓詩非也乃沿沈誤耳臧氏鏞堂曰朱浮乃朱輔之誤據外傳三明云岐有夷之行足證沈說之非宋氏緜初曰詩以彼徂者為句岐有夷之行為句箋云後之往者又以岐邦之君有佼易之道故也是箋亦與韓合非讀彼徂者岐為句也楊雄河東賦易幽岐之夷平明魯經文

子孫保之注魯一本孫下多其字疏蔡邕祖德頌詩言子孫保之邕用魯經文與諸家同一本孫下多其字者說苑君道篇詩云岐有夷之行子孫其保之蓋魯亦作本韓詩外傳三昔者舜甑盆無膻而下不以餘獲罪飯乎土簋啜乎土型而農不以力獲罪麑衣而盩難隱玉云疑作盭音同簪行齒義又疑是盩與戾同是了柰敌謹下隱古讀有難哉擊王天下書戾盩與擊義同領而女不以巧獲罪法下易由事寡易為功而民不以政獲罪故大道多容大德多下聖人寡為故用物常壯也傳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忠易為禮誠易為辭賢人易為民工巧易為材詩曰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天作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注魯說曰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郊祀天地之所歌也疏毛序郊祀天地也○昊天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漢書郊祀志丞相衡奏言帝王之事莫大乎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也瘞地於北郊即陰之象也天之於天子也因其

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豐鄗成王郊於雒邑由此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又博士師丹等議以爲郊處各在聖王所都之南北周公加牲告徙新邑定郊禮天地以王者爲主故聖王制祭天地之禮必於國郊宜於長安定南北郊爲萬世基愚案衡丹奏議並言成王郊祀天地於雒邑當即據齊詩此篇爲說韓義蓋同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注】齊基一作其魯密作謐【疏】傳二后文武也基始命信宥寬密寍也箋昊天天大號也有成命者言周自后稷之生而已有王命也文王武王受其業施行道德成此王功不敢自安而逸早夜始信天命不敢解倦行寬仁安靜之政以定天下寬仁所以止苛刻也安靜所以息暴亂也○齊基一作其者禮孔子閒居夙夜其命宥密鄭注其讀爲基基謀也密靜也言君夙夜謀爲政敎以安民則民樂之此齊一作本也鹽鐵論未通篇周公抱成王聽天下恩塞海內澤被四表刻推南面含仁包德靡不得其所詩云夙夜基命宥密桓寬亦治齊詩仍作基命成王即指其身不以爲成王功魯密作謐者新書禮容篇夫昊天有成命頌之盛德也其詩日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謐賈時推有魯詩知魯密作謐又云謐者寍也億也命者制令也基者經也勢也夙早也康安也后王也二后文王武王也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

有大功而治未成及成王承嗣仁以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早興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布文陳紀經制度設犧牲使四海之內懿然葆德各遵其道故曰有成承順武王之功奉揚文王之德九州之民四荒之國詠謠文武之烈累九譯而請朝致貢職以供祀故曰二后受之方是時也天地調和神人順億鬼不厲禁民不謗怨故曰宥謐成王質仁聖哲能明其先能承其親不敢惰懈以安天下以敬民人漢書匡衡傳引此詩亦言昔者成王思述文武之道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壽魯詩說皆如此馬瑞辰云晉語引此詩韋昭注謂文武修己自勤成其王功非謂周成王身也但考叔向說是詩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二后指文武則成王自指周成王無疑叔向曰夫道成命而稱昊天翼其上也二后受之讓於德也蓋謂成王不自謂能受天命而曰文武受之故以為讓於德若不指周成王則二后受之何謂讓於德乎呂覽慎大篇云文王造之而未遂武王遂之而未成周公旦抱少主而成之故曰成王史記周公謂伯禽曰我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成主蓋時臣美其德生有此號酒誥釋文引馬融注引或曰以成王為少成二聖之功生號曰成王沒因為謚其說是也尚書大傳奄君蒲姑謂祿父曰武王已死矣成王尚幼矣成王惟生有此號故周頌作於成王在位時得稱成王耳傳義本晉語戴震毛鄭詩攷正取晉語釋之是也然尚有未盡合者叔向曰夙夜恭也基始也命信也宥寬也密寍也後總釋之

曰其中也恭儉信寬帥歸於甯承上五字言不應獨去基字另增儉字知儉卽承基始言也葢云恭始信寬則不詞故易爲儉儉者禮之本本卽基也故基爲始又爲儉耳命令古通用令从亼卪說文卪瑞信也賈子曰命者制令也與叔向訓命爲信同義玩叔向所釋基命與宥密各爲一德基命二字平列不連讀孔疏釋傳云始於信順天命戴震云早夜敬恭其命有始未竟之謂基命均失之

於緝熙單厥心肆其靖之

疏 傳緝明熙廣單厚肆固靖和也箋廣當爲光固當爲故字之誤也於美乎此成王之德也旣光明矣又能厚其心矣爲之不解倦故於其功終能和安之謂夙夜自勤至於天下大平○馬瑞辰云釋詁亶厚也詩作單者雙聲叚借字叔向釋詩曰肆固也靖和也又曰廣厚其心以固和之故固古通用爾雅肆固也肆可訓爲語詞之故卽可訓爲堅固之固非誤字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我將注魯說曰我將一章十句祀文王於明堂之所歌也

疏 毛序祀文王於明堂也○我將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漢書郊祀志周公相成王王道大洽制禮作樂天子曰明堂辟雍諸侯曰泮宮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陳喬樅云明堂月令論以明堂辟雍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

引禮記盛德篇明堂九室以茅蓋屋上圓下方其外有水名曰辟雍據班志語知齊詩與魯說同大戴禮注引韓詩說明堂在南方七里之郊即釋此詩語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疏傳將大享獻也箋將猶奉也我奉養我享祭之羊牛皆充盛肥腯有天氣之力助言神饗其德而右助之○胡承珙云周禮羊人疏引詩維牛維羊隋書宇文愷傳亦作維牛維羊知唐以前本皆然開成石經始誤作維羊維牛但隋禮儀志載梁天監十年議曹朱异議明堂牲牢云我將詩有維羊維牛之說又與宇文所引不同疑經文或有二本無容執一爲信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注齊韓典作德

伊嘏文王既右饗之疏傳儀善刑法典常靖謀也箋靖治也受福曰嘏我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施政於天下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言受而福之○齊典作德者漢書刑法志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言法象文王之德以爲儀式則四方日以安靖也韓作德者左昭六年傳引詩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疏引服虔注儀善式用靖謀也言善用法文王之德日日謀安四方也服用韓詩是韓作德魯詩亦必作德也愚案言法文王之德日靖四方是四方皆受福於文王故文王右而饗之也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

時保之疏箋于於時是也早夜敬天於是得安文王之道○趙岐孟子章句二云詩周頌我將之篇言成王尙畏天
威於是時故能安其太平之道也趙訓保爲安與箋合漢書孔
光傳詩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陳喬
樅云光孔霸子霸安國從孫安國治魯詩光亦必傳其家學愚
案據此光學亦魯義也韓詩外傳三載周文王時地動改行重
善而免殷時穀生湯庭湯行善政而穀亡外傳八載梁山崩晉
君召伯宗問辟人素服哭祠三事並引詩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皆以明畏天之實左文十五年傳引詩釋之云不畏于天將何
能保孟子梁惠王篇樂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國亦引詩二
句詩中專言文王是祀文王之詩後武王崩成王
嗣政治雖兼祀文武亦歌此詩與清廟歌詩同也

我將一章十句

時邁注魯說曰時邁一章十五句巡狩告祭柴望之所歌也齊
說曰時邁者太平巡狩祭山川之樂歌韓說曰美成王能奮舒
文武之道而行之疏毛序巡守告祭柴望也箋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書
曰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徧于羣神○時邁
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時邁至樂歌儀禮大射儀鄭注文

齊說也美成王行之後漢李固傳注引薛君傳文胡承珙云孔疏引左宣十二年傳云昔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武王事也國語稱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明此篇周公作也白虎通曰何以知太平乃巡守以武王不巡守至成王乃巡守其言違詩反傳所說非也據李固傳引薛傳是韓詩以時邁爲成王巡守白虎通蓋用韓說也然逸周書大匡解文政解俱有維十有三祀王在管之文又度邑解云我南望過於三塗北望過於有嶽丕願瞻過於河宛瞻過於伊洛與詩言及河喬嶽亦相近史記周本紀武王既克殷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書序云武王伐殷往伐歸獸作武成所謂歸獸者即樂記云馬散之華山之陽牛散之桃林之野者其下文云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正與此詩載戢干戈載櫜弓矢語合然則時邁雖作於周公要爲頌武王克殷後巡守諸侯之事甚明珙固謂武王不巡守妄矣愚案三家大指無相違者此詩似不合而實非也武王克殷周公始作此歌以頌武王及成王巡狩乃歌此詩以美成王與清廟頌文王仍兼祀武王又祀周公相同狩獸古通用書序歸獸本即爲歸狩情事甚明韓以爲非巡狩正禮故主美成王爲說白虎通宗魯詩未嘗用韓說班固雖錄遺義並未參用已說胡氏之論皆誤也獨斷與白虎通爲一家之言於武成巡狩告祭柴望不及其事實仍不以爲正禮韓魯同齊說亦必同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注韓詩上震作振韓說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致後引章句亦作振及河喬嶽注魯喬一作嶠允王維后

疏傳邁行震動疊懼懷來柔安喬高也高嶽岱宗也箋薄猶甫也甫始也允信也武王既定天下時出行其邦國謂巡守也天其子愛之右助序次其事謂多生賢知使爲之臣也其兵所征伐甫動之以威則莫不動懼而服者言其威武又見畏也王行巡守其至方岳之下來安羣神望于山川皆以尊卑祭之信哉武王之宜爲君美之也○馬瑞辰云爾雅時是也時是皆語詞序與敘同釋詁順敘也次序爲序順從亦爲序順之卽助之也司書注敘猶比次也凡相比相次皆有助義實右序有周猶言實佑助有周也右序二字同義箋云次序其事非韓詩至政致者後漢李固傳固上疏引周頌曰薄言振之莫不震疊此動之於內而應於外者也李注引薛君傳曰薄辭也振奮也莫無也震動也疊應也美成王能奮舒文武之道而行之則天下無不動而應其政教又文選楊雄甘泉賦張協七命李注並引韓詩薛君章句云振奮也是韓上震作振齊魯詩當同荀子禮論

篇云天能生物不能辨物也地能載人不能治人也宇中萬物生人之屬待聖人然後分也詩曰懷柔百神及河喬嶽東觀書章帝詔亦引懷柔百神二句帝治魯詩者釋詁柔安也某氏注詩曰懷柔百神陳喬樅云孔疏詩定本作柔集注作濡段氏玉裁曰宋書樂志謝莊造歌詩曰昭事先聖懷濡上靈然則六朝本作懷濡百神也柔濡古音同故假濡為柔臧氏鏞堂曰毛作懷濡三家作懷柔樊光注爾雅引用皆非毛詩也喬一作嶠者淮南泰族訓精誠感於內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醴泉出河不滿溢海不容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此魯亦作本陳喬樅云說文新附嶠山銳而高也从山喬聲古通用喬漢書郊祀志天子祭天下名山大川懷柔百神咸秩無文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此用齊詩義三禮義宗引韓詩曰天子奉玉升柴此亦柴望韓義也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

疏傳明矣知未然也昭然不疑也箋昭見也王巡守而明見天之子有周家也以其有俊乂用次第處位言此者著天其子愛之右序之效也○韓詩外傳入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言各稱職也外傳三又三引詩以明其義儀禮大射儀鄭注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明齊毛文同愚案明昭有周與臣工詩明昭上帝同義言大明著見之有周在位者咸得其序謂皆賢也

載戢干戈載櫜弓矢

疏傳戢聚櫜韜也箋載之言則也王巡守而天下咸服兵不復用此又著震疊之效也○禮樂記鄭注兵甲之衣曰櫜詩曰載櫜弓矢漢書五行志亦

引詩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明齊毛文同蔡邕釋誨武功定而干戈戢用魯經文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疏】傳夏大也箋懿美肆陳也我武王求有美德之士而任用之故陳其功於是夏而歌之樂歌大者稱夏允信也信哉武王之德能長保此時夏之美○史記周本紀周文公之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此魯詩也明魯毛文同鹽鐵論論菑篇兵者凶器也甲堅兵利為天下殃以母制子故能久長聖人法之厭而不揚詩云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是魯詩說此詩未聞以為樂章荀悅漢紀序先王光演大業肆于時夏荀亦用齊說釋時夏猶言諸夏耳胡承珙云編樂名夏必在作詩之後豈有詩未終篇而即曰陳於此以為夏者馬瑞辰云說文夏中國之人也大司樂鄭注大夏禹樂也禹治水傳土言其德能大中國也左襄二十九年傳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又曰能夏則大服虔注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是樂之名夏本取中夏之義詩言肆于時夏承上我求懿德言宜從朱子集傳謂布德於中國而後人因有肆于時夏一語遂名其樂為肆夏耳

時邁一章十五句

執競【注】魯說曰執競一章十四句祀武王之所歌也【疏】毛序祀武王也

○執競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蓋同

執競武王〔注〕韓詩云執服也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疏〕傳無競競也烈業也不顯乎其成大功而安之也顯光也皇美也箋競彊也能持彊道者維有武王耳不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不顯乎其成安祖考之道言其又顯也天以是故美之予之福祿○執服也者釋文引韓詩文北堂書鈔八十九引同馬瑞辰云說文執捕罪人也義與服近又執慹慴古通用史記項羽紀諸將皆慴服漢書作讋服陳咸傳作執服朱博傳作慹服韓詩訓執爲服者蓋以執競爲能執服彊禦猶朱博云執服豪彊也說文倞彊也廣雅倞彊也凡詩言執競無競又呂叔玉引詩作執倞皆倞字之叚借若競之本義則說文自訓彊語耳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疏〕傳自彼成康用彼成安之道也奄同也斤斤明察也箋四方謂天下也武王用成安祖考之道故受命伐紂定天下爲周明察之君斤斤如也○孔疏奄同釋言文又云奄蓋也鄭於閟宮玄鳥箋皆以奄爲覆釋訓明明斤斤察也

鍾鼓喤喤〔注〕三家喤皆作鍠磬筦將將〔注〕魯磬筦一作管磬齊將作鏘魯作瑲亦作鎗韓作[illegible]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注〕魯穰一

作穰反一作板既醉既飽福祿來反疏傳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眾也簡簡大也反反難也反復也箋反反順習之貌武王既定天下祭祖考之廟奏樂而入音克諧神與之福又眾大謂如嘏辭也君臣醉飽禮無違者以重得福祿也○三家喤作鍠魯磬筦亦作管磬齊將作鏘魯作瑲亦作鎗韓作鍠者漢書禮樂志詩曰鍾鼓鍠鍠磬管鏘鏘降福穰穰書云擊石拊石百獸率舞鳥獸且猶感應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荀悅漢紀五引詩云鍾鼓煌煌磬管鏘鏘降福穰穰荀子富國篇引詩曰鍾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張衡東京賦鍾鼓喤喤又曰降福穰穰應劭風俗通義六詩云鍾鼓鍠鍠磬管鎗鎗降福穰穰夫樂者聖人所以動天地感鬼神安萬民成性類者也釋訓鍠鍠樂也穰穰福也臧鏞堂云漢書風俗通皆同爾雅作鍠孔疏引舍人注順毛改爲喤今致荀子及東京賦並作喤疑亦後人所改如管磬瑲瑲之從毛改爲磬管將將也欵惆韻髦宋本鎗鎗詩愚案三國魏志文帝紀注引曹植魏文帝誄鍾鼓鍠鍠權晉韓詩是韓作鍠合之漢書漢紀之爲齊詩荀張應之爲魯詩皆當作鍠與毛異字今漢紀作煌亦後人所改也魯磬管作管磬齊將作鏘魯作瑲亦作鎗皆一作本之異將將說文作鍠鍠蓋亦韓異文魯穰一作穰反反一作板板者爾雅釋文穰穰作穰穰云本今作穰潛夫論正列篇德義無違神乃享鬼神受享福祚乃隆故詩云降福穰穰王君魯詩用一作本也正列篇又云降福簡簡威儀板板既醉既飽福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五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臣工第二十五　詩周頌

臣工注魯說曰臣工一章十句諸侯助祭遣之於廟之所歌也

疏毛序諸侯助祭遣於廟也○臣工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蓋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疏傳嗟嗟敕之也工官也公君也箋臣謂諸侯也釐理咨謀茹度也諸侯來朝天子有不純臣之義於其將歸故於廟中正君臣之禮敕其諸官卿大夫云敬女在君之事王乃平理女之成功女有事當來謀之來度之於王之朝無自專○馬瑞辰云王往古同聲通用此爲遣諸侯於廟之詩故言往作王者借字耳愚案馬說是也詩言嗟嗟爾之卿大夫各當敬爾在公朝之政事往董理爾之成功來謀來度毋致懈惰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疏傳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箋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於參保介之御間莫晚也周之季春於夏於孟春諸侯朝周之春故晚春遣之敕其

車右以時事女歸當何求於民將如新田畬田何急其教農趨時也介甲也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呂覽孟春紀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乃擇元辰天子親載耒耜措之參于保介之御間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田天子三推三公五推卿諸侯大夫九推高誘注措置也保介副也御致也擇善辰之日載耒耜之具於藉田致于保介之間施用之也陳奐云高注以保介爲副當是相傳古訓副者天子之副卽下文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也天子躬耕則三公以下爲副諸侯躬耕則三卿以下爲副嗟嗟保介猶云嗟嗟臣工耳則臣工保介爲諸侯藉田時皆所率耕之人矣乃鄭於注禮箋詩言保介爲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者然月令言親耕耒耜無庸更有被甲之人守視耕器況詩言爲農新年於被甲執兵之人尤無干涉又何庸嗟嗟敕之乎愚案據鄭禮注以保介爲車右益用齊詩說據高注以保介爲副可以推見魯詩保介義說韓詩外傳三載楚莊王寢疾一條末引詩嗟嗟保介乃推衍之義黃山云禮禮器天子無介諸侯七介七牢周官儀禮亦但有諸侯之介不聞天子有介禮器孔疏介副也牢太牢也謂諸侯朝天子天子以太牢禮賜之也則諸侯助祭於周固有介矣呂覽秦制謂天子有介仍侯國之沿習不合禮經故鄭注月令說保介爲車右介士注不引詩保介是否本齊詩說殆不可知其箋毛則直本月令前說取合古文而已至高注訓保介爲副則必本於魯詩蓋臣工斥諸侯保介卽指諸侯之副王禮諸侯兼及其副敕

諸侯亦及其副宜也陳氏奐乃謂保介卽臣工升以月令保介爲卽天子之三公九卿諸侯大夫不獨於詩恉不符月令亦從無此解是魯說本確陳反亂之矣且韓外傳載楚莊敬其大夫之言末引詩嗟嗟保介雖屬推衍之義保介要卽指其大夫非如陳氏之說也陳奐云釋地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三歲曰畬易无妄馬融注菑田一歲畬田三歲詩正義引鄭易注同禮坊記注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案易注是而禮注非也說文畬三歲治田也孫炎云菑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畬和也田舒緩也郭璞云今江東呼初耕地反草爲菑說文菑不耕田也不耕爲菑猶休不耕者爲萊菑與萊聲相近也鄭箋讀甾截爲烖菑初耕未能柔烖必以利耜發田與田一歲菑合新謂耕二歲者畬謂耕三歲者易董遇注悉耨曰畬蓋至三歲悉可刈耨矣此詩新畬兼耕田說若采芑新畬兼休耕之田說故有可采之芑立文自有不同

於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疏傳康樂也箋將大迄至也於美乎赤烏以牟麥俱來故我周家大受其光明謂爲珍瑞天下所休慶也此瑞乃明見於天至今用之有樂歲五穀豐熟○馬瑞辰云釋詁明成也古以年豐穀熟爲成周書糴匡解成年年穀足賓祭是也將受厥明謂大受厥成也

命我衆人庤乃錢鎛奄觀銍艾

疏傳庤具錢銚鎛鎒銍穫也箋奄久觀多也教我庶民具女田器終久必多銍艾勸之也○說文庤儲置屋下也釋詁

時具也明魯詩作時說文偫待也儲偫也考工記注引詩偫乃錢鎛是齊詩作偫孔疏說文錢銚古田器世本垂作銚宋仲子注銚刈也然則銚刈物之器也釋名鎛鋤類也說文銍穫禾短鎌也釋言奄同也詩言勉力農田用答天佑命我衆民具乃利器同觀銍艾之盛焉

臣工一章十五句

噫嘻注魯說曰噫嘻一章八句春夏祈穀于上帝之所歌也疏毛序春夏祈穀于上帝也箋祈猶禱也求也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噫嘻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蓋同黃山云經傳有春祈無夏祈月令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雩爲祈雨之祭因祈雨而及穀耳箋引月令孟春祈穀而不用仲夏大雩之文別舉左傳龍見而雩者以祈穀之實在旣耕旣種之後詩言駿發爾私亦服爾耕則非其時矣耕必資雨故意春不得雨或龍見祈得雨而後耕但祈雨究非祈穀故曰是與亦疑不能定也方觀承云祈穀在孟春祈雨在孟夏雨祈不同詩序謂春夏祈穀于上帝乃騎牆之見足徵其陋若以祈雨卽爲穀祈實牽挽爲一益復支離矣山案蔡邕用魯詩獨斷同於毛序毛當卽本魯說不得輕詆蓋春夏祈穀實一祈而非兩祈其曰春夏祈穀於上帝者穀梁論郊所謂夏之始可以承

春也左傳孟獻子曰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啟蟄而郊
郊而後耕亦卽此詩祈穀言耕之義啟蟄而郊者謂必啟蟄之
後乃可郊非謂必郊於啟蟄之月猶龍見而雩謂必龍見而後
可雩也白虎通社稷篇引援神契曰仲春祈穀夏正仲春卽周
正孟夏魯詩祈穀春連夏言可知必不用月令孟春用孟春則
不定焉啟蟄之後呂覽秦記本不足證詩箋專於古文求之宜
不合也若詩爲兩祈祈於春旣曰
駿發祈於夏又曰駿發不可通矣

噫嘻成王旣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注韓詩曰帥時農夫
播厥百穀韓說曰穀類非一故言百也疏傳意歎拔鎖記歎也嘻和也成王成是王
事也箋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假至也播猶種也噫嘻乎能成
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又能率是
主田之吏農夫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戴震云噫嘻猶噫歆
祝神之聲儀禮旣夕篇祝聲三注聲三三有聲存神也舊說以爲聲
噫歆也士虞禮祝聲三注聲者噫歆也禮記曾子問注聲噫歆
警神也詩爲祈穀所歌故噫歆於神以爲民祈禱焉瑞辰云釋
詁祈告也釋言祈叫也郭注祈祭者叫呼而請事噫嘻卽噫歆
之叚借噫嘻祀神正卽叫呼之義噫嘻成王葢倒文猶成王噫
歆爲聲以祈呼上帝也故下卽云旣昭假爾謂旣昭假于上帝
也愚案戴馬說皆是成王是生號辭撰敘順文釋之亦合言成

王既能昭假於上帝也詩凡言昭假者義爲昭其誠敬以假神昭其明德以假天精誠表見曰昭貫通所至曰假帥時至百也文選東都賦李注引韓詩及薛君文帥率古字通用故毛作率韓作帥

駿發爾私注齊駿作浚**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疏傳私民田也言上欲富其民而讓於下欲民之大發其私田耳終三十里言各極其望也箋駿疾也發伐也亦大服事也使民疾耕發其私田竟三十里者一部一吏主之於是民大事耕其私田萬耦同時舉也周禮曰凡治野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計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少半里也耜廣五寸二耜爲耦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耕言三十里者舉其成數○齊駿作浚者鹽鐵論取下篇君篤愛臣盡力上下交讓而天下平浚發爾私上讓下也遂及我私先公職也陳喬樅云詩釋文浚本又作駿是釋文本作浚與韓同箋訓駿爲疾釋詁駿速也說文趍行速趍趍也訓義並同浚即趍之叚借案周語土乃脈發韋注引農書曰春土冒橛陳根可拔耕者急發浚發即急發也

噫嘻一章八句

振鷺注魯說曰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之所歌也疏毛序二王之後來助

祭也箋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振鷺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漢書匡衡傳衡曰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存三統也是齊詩亦有此說韓義蓋同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注韓說曰鷺絜白之鳥西雝文王之雍也言文王之時辟雍學士皆絜白之人也我客戾止亦有斯容疏傳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客二王之後箋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興者喻杞宋之君有絜白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得禮之宜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鷺絜至人也後漢書邊讓傳注引薛君章句文胡承珙云辟雍本取四周有水形如璧環為名故辟雍又謂之澤宮其云鷺白鳥者卽謂靈臺之白鳥薛云西雍文王之雍案鄭君注禮謂殷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西郊樂記疏引熊氏云武王伐紂之後猶用殷制然則文王辟雍自當在西郊也愚案詩以西雍為學士所集其絜白本如鷺然下文我客亦如學士亦字方有根據蓋其時西雍學士沐文王之教澤不獨德行純美卽威儀無不盡善今我客之來亦與之同非謂客威儀如鷺也蔡邕薦皇甫規表以廣振鷺西雍之美又與何進薦邊讓書雝振鷺之集西廱濟濟之在周庭無以或加又釋誨振鷺充在庭皆用魯經文據韓魯詩說雝作雍其作廱者蓋亦作本也

彼無惡在此無斁【注】韓斁作射說曰射厭也庶幾夙夜以永終譽【注】韓魯終作眾【疏】箋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射厭也者後漢曹昭傳李注引韓詩文知韓作射也禮中庸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鄭注射厭也永長也是齊作射知魯今文亦同也韓魯終作眾者馬瑞辰云後漢崔駰傳云豈可不庶幾夙夜以永眾譽義本三家終乃眾之叚借猶詩眾穉且狂即言終穉且狂也中庸引此詩曰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有譽於天下即眾譽也詩承上在彼在此言之亦爲眾眾譽正義讀如終始之終非也愚案上文言永下文終字當讀爲眾方不犯複齊詩作終則作眾者魯韓文也

振鷺一章八句

豐年【注】魯說曰豐年一章七句蒸嘗秋冬之所歌也【疏】毛序秋冬報也箋報者謂嘗也烝也○豐年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陳喬樅云此烝嘗非四時宗廟之祭也禮月令季秋之月大饗帝嘗犧牲告備於天子鄭注嘗者謂嘗羣神天子親嘗帝使有司祭於羣神禮畢而告焉又孟冬之月大飲烝天子乃祈

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及門閭臘先王五祀鄭注十月農功畢天子諸侯與其羣臣飲酒於大學以正齒位謂之大飲別之于他其禮亡又釋祈與大割及臘云此周禮所謂蜡祭也準南時則訓高注云烝冬祭也正此詩所言烝嘗秋冬之祭謂之嘗者取物成嘗新之義謂之烝者取品物備進之義月令言畢饗先祖詩言烝畀祖妣其事正同噫嘻爲春夏祈祭之所歌豐年爲秋冬報祭之所歌與宗廟時祀之烝嘗名同而實異也黃山云此詩獨斷云蒸嘗秋冬之所歌毛序云秋冬報賽謂報者嘗也烝也得賽說而知蔡言蒸嘗亦卽指報祭矣報社稷必於秋良耜之秋秋報社稷是也報先祖則或於秋或於冬亦必一報而非二報蓋天時有早晏成熟有先後一物不備一人不得其所孝子不敢以誣其先秋祭曰嘗冬祭曰烝本皆宗廟之祭詩言爲酒爲醴烝畀祖妣又明爲享先祖先妣不必爲月令之大享帝及祈來年於天宗也古者祭不欲數天子祈報皆卽於時祭行之書雒誥之烝祭於新邑卽成王之告卽政而烈文之詩於此歌之是其證矣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 注 韓說曰陳穀曰秭也 疏 傳豐大稌稻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箋豐年大有年也亦大也萬億及秭以言穀數多○陳穀曰秭秭者釋文引韓詩文陳喬樅云陳穀猶言積穀廣雅釋詁一秭積也正本韓訓魏伐檀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方言齊

積也積從禾取積之義頌言萬億及秭是形容豐年黍稌之多故云陳穀曰秭署積穀入之數也愚案釋詁秭數也據此知億訓同毛張衡東京賦觀豐年之多稌用魯經文

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注魯皆作偕

疏傳皆徧也箋烝進畀予也。說文醴酒一宿爲醴魯皆作偕者說苑貴德篇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非求報於鬼神也山致其高雲雨興焉水致其深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德而福祿歸焉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降福孔偕聖人之於天下也譬猶一堂之上也有一人不得其所者則孝子不敢以其物薦進劉向全引魯詩止一偕字與毛不同左襄二年傳引詩亦作降福孔偕馬瑞辰云皆偕嘉一聲之轉廣雅釋言皆嘉也王氏疏證曰小雅魚麗曰維其嘉矣又曰維其偕矣賓之初筵曰飲酒孔嘉又曰飲酒孔偕偕亦嘉也今案此詩孔皆亦當從廣雅訓嘉嘉與佳同也百禮孔嘉謂牲玉幣帛之屬合用以祭韓詩外傳五夫百姓內不乏食外不患寒則可以敬御以禮義矣詩曰烝畀祖妣以洽百禮禮郊特牲鄭注詩頌豐年曰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明韓齊文與毛同

豐年一章七句

有瞽【注】瞽說曰有瞽一章十三句始作樂合諸樂而奏之所歌也【疏】毛序始作樂而合乎祖也箋王者始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有瞽至厥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蓋同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鞉磬柷圉

【疏】傳瞽樂官也業大板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崇牙上飾卷然可以縣也樹羽置羽也應小鞞也田大鼓也縣鼓周鼓也鞉鞉鼓也柷木椌也圉楬也箋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人有視瞭者相之又設縣鼓田當作𩏂𩏂小鼓在大鼓旁應鞞之屬也聲轉字誤變而為田○楚詞九章王注瞽盲者也詩云有瞽有瞽明魯毛文同韓詩外傳三云傳曰太平之時無瘖瘂跛眇尫蹇侏儒折短父不哭子兄不哭弟道無襁負之遺育然各以其序終者賢醫之用也故安止平正除疾之用無他焉用賢而已矣詩曰有瞽有瞽在周之庭紂之餘民也明韓毛文同禮明堂位鄭注簨虡所以懸鍾磬也橫曰簨飾之以鱗屬植曰虡飾之以蠃屬羽屬簨以大版為之謂之業殷又於龍上刻畫之為重牙以挂縣紘也周又畫繒為翣戴以璧垂五采羽于其下樹於簨之角上飾彌多也周

頌曰設業設虡崇牙樹羽陳喬樅云說文業大版也所以飾懸鍾鼓捷業如鋸齒以白畫之象其鉏鋙相承也牙卽業之上齒皇氏云崇重也謂刻畫大版重疊爲牙是也靈臺詩虡業維樅毛傳樅崇牙也正義謂以采色爲大牙其狀隆然謂之崇牙失之明堂位周縣鼓鄭注縣縣之以簨虡也周頌曰應朄縣鼓陳喬樅云周禮太師令奏鼓朄注引鄭司農云朄小鼓也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曰朄朄讀爲導引之引玄謂鼓朄猶言擊朄詩云應朄縣鼓釋樂郭注引詩同是知齊魯今文皆作朄也陳氏禮書曰儀禮朔鼙卽朄鼓也以其引鼓故曰朄以其始鼓故曰朔是以儀禮有朔無朄周禮有朄無朔馬瑞辰云陳氏說是也釋名鼙裨助鼓節也聲在前曰朔朔始也在後曰應應大鼓也朄以引鼓在前可知朄之卽朔詩言應朄蓋前後皆備矣愚案釋樂云大鼓謂之鼖小者謂之應邢疏引李巡曰小者音聲相承故曰應應承也孫炎曰和應大鼓也郭璞注詩曰應朄縣鼓在大鼓側葢以引大鼓言之故謂之朄以承大鼓言之故謂之應應朄是一非二詩與縣鼓對文

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

疏 箋既備者懸也朄也皆畢已也乃奏謂樂作也簫編小竹管如今賣餳者所吹也管如遂併而吹之○應劭風俗通義六詩云簫管備舉管漆竹長一尺六孔十二月之音也物貫地而牙故謂之管尚書大傳舜之時西母來獻其白玉琯知古以玉爲管後乃易之以竹耳夫以玉

作管故神人和鳳皇儀也又曰簫其形參差像鳳之翼十管長一尺應習魯詩此魯說也釋言肅雝聲也郭注詩曰肅雝和鳴史記樂書詩曰肅雝和鳴先祖是聽夫肅肅敬也雝雝和也夫敬以和何事不行蔡邕禮樂意亦引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皆魯家也禮樂記詩云肅雝和鳴先祖是聽鄭注言古樂和且敬此齊家也明魯齊皆作雍不作雝韓詩當同爾雅作雝乃魯本亦作

我客戾止永觀厥成【疏】箋我客二王之後也長多其成功謂深感於和樂遂入善道終無愆過○班固辟雍詩永觀厥成用齊經文

有瞽一章十三句

潛【注】魯說曰潛一章六句季冬薦魚春獻鮪之所歌也【疏】毛序季冬薦魚春獻鮪也箋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薦獻之者謂於宗廟也○潛一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蓋同潛當作涔見下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注】韓魯潛作涔韓說曰涔魚池也有鱣有鮪鰷鱨鰋鯉【疏】傳漆沮岐周之二水也潛槮也箋猗與歎美之言也鱣大鯉也鮪鮥也鰷白鰷也鰋鮎也○孔

疏漆沮自幽歷岐周以至豐鎬以其薦獻所取不宜遠於京邑故不言幽言岐周者鎬京去岐不遠故繫而言之其實以此爲潛之處當近京邑愚案詩賦漆沮必非虛語蓋祭宗廟或以致遠爲貴也涔魚池也者文選長笛賦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釋文引同據此知韓潛作涔魯作涔者釋器槮謂之涔御覽八百三十四引舍人注以米投水中養魚爲涔孔疏引孫炎曰積柴養魚曰槮陳喬樅云孔疏涔潛古今字釋文潛爾雅作涔郭音潛韓詩云涔魚池小雅作潛據此則魯詩潛亦當作涔與韓同今獨斷作潛此後人順毛所改也淮南說林訓高注今沇州人積柴水中捕魚爲罧幽州人名之爲涔與孫炎說同舍人注以米投水中養魚米字蓋木之譌毛傳槮字亦從米旁詩正義引李巡爾雅注云以木投水中養魚曰涔槮字爾雅作木邊積柴之義也槮用木不用米當從木爲正胡承珙曰槮謂之涔爾雅列於釋器若以米養魚不得爲器況漆沮大水非可投米以養若如韓詩謂涔爲魚池則當入釋地爾雅既與罛罶罬罹並列則槮自是圍魚待捕之具水中列木所以聚魚亦可謂養非必以米畜養也愚案列木水中魚得藏隱有若池然故曰魚池耶疏引小爾雅云魚之所息謂之潛潛槮也積柴水中魚舍也是可稱魚舍亦可稱魚池若在漆沮水中而曰別有魚池謂之涔韓固不爲此訓也潛涔古今字禹貢沱潛既道史記作沱涔亦其說矣箋鯈白鯈也本或作白鷺也桂馥說文義證箋下引何敬祖詩流目玩鯈魚字或作鰷爾雅翼鯈白鯈也其形纖長而

白今人謂之參鯈即鰷字或謂之鯈廣韻鯈與鮋同莊子秋水篇鯈魚出游釋文白魚也何晏景福殿賦顯纖鑒鯈然則鯈即今俗呼白魚重三四斤者質嫩而味美過大則不堪食釋魚鯽黑鰦郭注即白鯈魚江東呼爲鰦廣韻以爲鯽鮋小魚亦失實也餘見衞風小雅易林比之觀鱣鮪鰋鯉衆多饒有一苟獲兩利得過倍益之音同用齊經文以享以祀以介景福【疏】箋介助景大也

潛一章六句

雝【注】魯說曰雍一章十六句禘太祖之所歌也韓說曰禘取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疏】毛序禘太祖也箋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太祖謂文王○雍一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陳喬樅云白虎通云祭宗廟所以禘祫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也位尊德盛所及彌遠謂之禘祫何禘之爲言諦也序昭穆諦父子也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也周以后稷文王特七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武王爲太宗韋元成云禮王者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爲太祖並與箋說同則魯家之說以此禘太祖爲祀文王也鄭用魯義淮南主術訓奏雍而徹高注雍已食之樂也以上魯說雝仲尼燕居

客出以雍徹鄭注雍樂章也陳喬樅云樂師云及徹率學士而歌徹注徹者歌雍在周頌臣工之什論語雍徹注引馬融云天子祭於宗廟歌雍以徹祭是宗廟之祭及食舉樂並歌雍以徹也又小師徹歌大饗亦如之賈疏云大饗饗諸侯之來朝者徹器亦歌雍若諸侯自相饗徹器卽歌振鷺仲尼燕居云徹以振羽是其事也雍本禘太祖之所歌用之徹祭又用之大饗文選李注釋西都賦食舉雍徹引禮記客出以雍徹爲證是讀以雍徹絕句謂歌雍以徹也又言以振羽者謂兩君相見諸侯大饗之禮則歌振鷺以徹也禮記正義讀客出以雍爲句言客出之時歌雍以送之失其義矣以上齊說禘取至太祖三禮義宗引詩內傳文通典四十九禮書七十一引同王應麟詩攷引此條無所附著盧文弨以爲當在此篇而文不全

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於薦廣牡相予肆祀

傳相助廣大也箋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有是來時雝雝然既至止而肅肅然者乃助王禘祭百辟與諸侯也天子是時則穆穆然於進大牡之牲百辟與諸侯又助我陳祭祀之饌言得天下之歡心○包咸論語注辟謂諸侯公二王之後也穆穆天子之容咸習魯詩漢書劉向傳向上封事曰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言四方皆以和來也韋元成傳元成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正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爲能饗帝孝子爲能饗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內各以

其職來助祭尊親之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馬瑞辰云肆祀卽周禮大祝之肆享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韋注全其牲體而升之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先鄭注肆陳骨體也小子羞羊肆先鄭注體薦全烝也與周語合

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疏傳假嘉也箋宣徧也嘉哉皇考斥文王也文王之德乃安我孝子謂受命定其基業也又徧使天下之人有才知以文德武功爲之君故〇馬瑞辰云宣哲平列朱子集傳訓宣爲通哲爲知是也宣之言顯顯明也宣哲猶言明哲也愚案詩言文王之德安我孝子之旣敎成明哲之士爲國人材又生文武兼備者以爲之君后謂武王也

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疏傳燕安也箋繁多也文王之德安及皇天謂降瑞應無變異也又能昌大其子孫安助之以考壽與多福祿〇桓寬鹽鐵論申韓篇頌曰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此天爲福亦不小矣明齊毛文同

旣右烈考亦右文母疏傳烈考武王也文母太姒也箋烈光也子孫所以得考壽與多福者乃以見右助於光明之考與文德之母歸美焉〇楚詞離騷王逸注父死曰考詩曰旣右烈考魯說也雒誥曰烈考武王此禘祭當在成王之世列女傳太姒號曰文母漢書杜鄴傳禮明三從之義雖有父母之德必繫於子蓋武王卽位時太姒尚存也故詩言文王在天之靈所以右於

助烈考與文母者爲尤至焉

雝一章十六句

載見注魯說曰載見一章十四句諸侯始見于武王廟之所歌也疏毛序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載見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注魯央作鉠鞗革有鶬注韓魯作鶬齊作瑲毛原作鶬休有烈光疏傳載始也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鞗革有鶬言有法度也箋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曰求其章者求車服禮儀之文章制度也交龍爲旂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休者休然盛壯。載見者孔疏周公居攝七年而歸政成王成王卽政諸侯來朝於是率之以祭武王之廟烈文成王卽政諸侯助祭箋以爲朝享之祭於時始告嗣位不得祭前已受諸侯之朝此詩言旣朝成王乃後助祭與烈文異時也魯央作鉠者張衡東京賦和鈴鉠鉠衡習魯詩是魯作鉠鉠也韓作鶬者大戴禮盧辯注十三引韓詩內傳曰鶬鵠胎生孔子渡江見而異之史記司馬相如傳正義及廣韻十三末引韓詩曰孔子渡江見之異言是見頁異之之顯衆莫能名孔子

字日嘗聞河上人歌曰鴰兮鶬鶹䴅兮逆毛衰兮一身九尾長
兮鶬鴰也爾引當是韓此詩注而文皆不全是韓作鶬魯作鶬
者釋鳥鶬麋鴰即釋此詩鶬字與韓皆謂魯首飾爲鶬形是魯
作鶬齊作瑲者說文瑲玉聲也从玉倉聲詩曰肇革有瑲與韓
魯異是齊作瑲毛作鎗者希見之字與物傳箋例必詳釋今傳
但云言有法度也箋但云金飾貌皆爲鎗字下意其原作鎗不
作鶬可知正義本又是鎗字止釋文一鶬字不知其所由來雖
云本亦作鎗而經字遂爲所亂矣蔡邕陳太丘廟碑休有烈光
用魯文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 疏 傳昭
考武王享獻也箋言我皇君也諸侯旣以朝禮見於成王至祭
時伯又率之見於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
之禮以助壽考之福長我安行此道思使成王之多福。馬瑞
辰云釋詁享孝也釋名引孝經說曰孝畜也畜養也廣雅享養
也謚法解云協時肇享曰孝是孝與享同義故享祀亦曰孝祀
楚茨詩苾芬孝祀是也致享亦曰致孝論語而致孝乎鬼神是
也此詩以孝以享猶潛詩以享以祀皆二字同義合言之則曰
孝享天保詩是用孝享猶閟宮詩享祀不式也箋分孝享爲二
義失之又說文佋廟佋穆父爲佋南面子
爲穆北面今經傳通作昭皆佋字之叚借

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疏 箋俾使純大也祭有十倫之義成王乃光文
百辟與諸侯安之以多福使光明於大假之

意天子受福曰大嘏辭有福祚之言。十倫之義祭統文

載見一章十四句

有客〔注〕魯說曰有客一章十三句微子來見祖廟之所歌也〔疏〕毛序微子來見祖廟也箋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命來朝而見也。有客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敦琢其旅〔疏〕傳殷尚白也亦亦周也萋且敬愼貌箋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亦武庚也武庚爲二王後乘殷之馬乃叛而誅不肖之甚也今微子代之亦乘殷之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駮而美之其來威儀萋萋且且盡心力於其事又選擇衆臣卿大夫之賢者與之朝王言追琢者以賢美之故玉言之。白虎通王者不臣篇王者不臣二王之後者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詩云有客有客亦白其馬謂微子朝周也又三正篇王者所以存二王之後何也所以尊先王通天下之三統也明天下非一家之有謹敬謙讓之至也故封之百里使得服其正色用其禮樂永祀先祖詩曰厥作祼將常服黼冔言微子服殷之冠助祭於周也周頌曰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此微

子朝周也案馬瑞辰云亦字當訓爲語詞釋詞曰亦有不承上文而但爲語詞者若易井彖辭亦未繘井書亦行有九德詩草蟲亦既見止是也今案此詩亦自其馬及豐年詩亦有高廩亦皆爲語助爲上無所承之詞傳箋皆失之又云萋且雙聲字皆以狀從者之盛說文萋艸盛也韓詩章句萋萋盛也且與居同部義近且且猶言䄻䄻荀子楊倞注䄻䄻盛服貌草之盛曰萋萋服之盛曰䄻䄻人之盛曰萋且其義一也孔疏旅是從者之衆敦琢治玉之名釋器玉謂之雕又云玉謂之琢是雕琢皆治玉之名敦雕古今字黃山云萋且猶棲苴說具召旻篇敦琢猶追琢棫樸篇追琢其章箋謂追琢玉使成文章則敦琢其旅亦謂微子有文德能化其從臣使皆有威儀文章之美也周禮大行人上公九介其車九乘則其附從之美盛可知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注）魯說曰有客宿宿言再宿也有客信信言四宿也言授之縶以縶其馬（疏）傳一宿曰宿再宿曰信欲縶其馬而留之箋縶絆也周之君臣皆愛微子其所館宿可以去矣而言絆其馬意各殷勤○有客至宿也釋訓文因重文而倍言之魯說也公羊隱三年傳何休解詁云王者封二王後地方百里爵稱公客待之而不臣也詩云有客宿宿有客信信陳喬樅云公羊傳又云王者存二王使統其正朔服其服色行其禮樂所以尊先聖通三統師法之義恭讓之禮於是可得而觀之說亦與白虎通合疑皆本魯故

薄

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疏傳淫大威則夷易也箋追送也於微子去王始言餞送之左右之臣又欲從而安樂之厚之無已既有大則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言動作而有度○馬瑞辰云廣雅釋言威德也風俗通十反篇書曰天威棐諶言天德輔誠也是知古者威有德訓既有淫威猶云既有大德耳又云說文夷从大从弓古夷字必有大訓降福孔夷猶云降福孔大也

有客一章十二句

武注魯說曰武一章七句奏大武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之所歌也疏毛序奏大武也箋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武一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陳喬樅云呂覽古樂篇武王卽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歸乃薦俘馘於京太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攷春秋繁露言文王受命作武樂制文禮以奉天武王受命作象樂繼文以奉天周公輔成王受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直以武爲文王樂者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象者象太平而作樂示已太平也合曰大武者天下始樂周之征伐行武故詩人歌之王赫斯怒爰整其旅當此之時天下樂文王之怒以定天下故樂其武也據此是文王已作武樂及武王克殷

繼文而卒成武功又定大武之樂故魯詩序云周武所定一代之樂不言周武所作者明文王已作武樂也大武爲武毛所定即傳爲武王樂猶咸池本黃帝所作樂堯增修而用之曰大咸而咸池亦得爲堯樂也愚案大武者亂周武王所定一代之樂歌周公作也大武之樂亦爲象象用兵時刺伐之舞見維清孔疏禮仲尼燕居鄭注武象武王之大事也明堂位鄭注象謂周頌武也以管播之是也維淸者武王克殷後亂文王奏象武之所歌武王作也繁露言文王受命作武樂是武王未克殷時已祀文王而作武樂但未制象舞耳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注〉魯爾作武〈疏〉傳烈業也武迹劉殺耆致也箋皇君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彊乎其克商之功業言其彊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遏止耆老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汲汲於誅紂須暇五年○魯爾作武者風俗通一引詩云勝殷遏劉耆定武功是魯不作爾與毛異潛夫論五德志篇武王駢齒勝殷遏劉咸周道亦用魯經文據此知魯訓耆爲老箋以魯義易毛也韓詩外傳三亦引詩曰勝殷遏劉耆定爾功明韓毛文同釋文耆毛音指鄭巨移反韓詩音同鄭云惡也馬瑞辰云韓詩耆惡也當爲

皇矣詩上帝耆之章句釋文誤入此章若云惡定其功則不詞矣

武一章七句

臣工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五終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六

長沙王先謙益吾著

詩周頌

閔予小子弟二十六

閔予小子注傳說曰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成王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之所歌也疏毛序嗣王朝於廟也箋云嗣王者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閔予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黃山云將始即政未遂即政也成王即政在洛烈文篇韓說可證此朝於廟乃吉祭於武王之廟告除喪耳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在疚注齊嬛作煢韓作惸魯作煢疚作宊疏傳閔病造爲疚病也箋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可悼傷乎我小子耳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蔡邕宗廟祝嘏詞予末小子遭家不造用魯經文漢書敘傳遭家不造明齊毛文同後漢桓帝紀梁太后詔曰曩者遭家不造用韓經文齊嬛作煢者漢書匡衡傳衡疏曰詩云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是齊作煢韓嬛作惸

者文選寡婦賦注引韓詩曰嬛嬛余在疚凡人喪曰疚琭蘇編辭是韓作嬛魯嬛作煢疚作疚者說文疚下引詩煢煢在疚煢疚皆與毛異當是魯文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注齊茲作我庭作廷疏傳庭直也箋陟降上下也於乎我君考武王長世能孝謂能以孝行爲子孫法度使長見行也念此君祖文王上以直道事天下以直道治民言無私枉○庭直釋詁文魯詩當與毛同齊茲作我庭作廷者漢書匡衡傳衡疏曰昔者成王之嗣位思述文武之道以養其心休烈盛美皆歸之二后而不敢專其名是以上天歆享鬼神佑焉其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廷止言成王常思祖考之業而鬼神祐助其治也顏注周頌閔予小子之詩言成王常念文王武王之德奉而行之故鬼神上下臨其朝廷衡用齊詩文與毛異顏氏當亦本齊詩相承舊說爲注或韓詩文義同齊顏因取之要其說廷爲朝廷謂鬼神上下臨之推見成王兢兢如見之誠義尤深切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疏傳序緒也箋夙早敬慎也我小子早夜慎行祖考之道言不敢解倦也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緒思其所行不忘也○潛夫論慎微篇文王小心翼翼成王夙夜敬止思慎微眇早防未萌故能太平而傳子孫愚案王符習魯詩言成王夙夜敬慎思念祖考合之蔡邕除喪朝廟是魯詩與齊韓說同王肅以爲周公致政之後殊誤

閔予小子一章十一句

訪落【注】晉說曰訪落一章十二句成王謀政於廟之所歌也【疏】毛序嗣王謀於廟也箋謀者謀政事也○訪落至歌也蔡邕獨斷文晉說也齊韓當同黃山云謀政於廟即謀之武王廟也蓋斯時成王雖未即政而周公在外家難未平故預訪羣臣而謀之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乎悠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

【疏】傳訪謀落始時是率循悠遠猶道判分渙散也箋昭明艾數於廟中與羣臣謀我始即政之事羣臣曰當循是明德之考所施行故荅之以謀曰於乎遠哉我於是未有數言遠不可及也女扶將我就其典法而行之繼續其業圖我所失分散者收斂之○釋詁落始也馬瑞辰云左昭七年傳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王引之曰請與諸侯始其事也楚語伍舉對靈王曰願得諸侯與始升焉是其明證案檀弓晉獻文子成室晉大夫發焉發亦開也開亦始也孔廣森曰物終乃落而以爲始者大抵施於終始相續之際如宮室考成謂之落成言營治之終而居處之始也成王詩言訪予落止此先君之終而今君之始也離騷夕餐秋菊之落英宋人有引落始也訓之者蓋秋者百卉

之終草木黃落而菊始有華故權菊乃言落英今案終則有始義本以相反而相成以落爲始猶之以徂爲存亂爲治來爲往故爲今廢爲置義有反覆互訓耳又云釋詁艾歷也歷數也又曰艾歷相也郊特牲簡其車徒而歷其卒伍歷當讀爲歷閱之歷說文閱具數於門中也是知艾歷與數皆同義箋釋未有艾爲未有數猶云未有歷也未有歷則難及故箋又言遠不可及孔疏謂未有等數失之又云就當訓因說文因就也小爾雅就因也二字互訓成王志在述祖故以能因爲先又云釋詁圖猷謀也猷猶古通用判渙當讀與卷阿詩伴奐爾游矣同伴奐皆大也說文伴大皃奐字注一曰大也小毖詩以小毖名篇言當愼其小也此詩繼猶判渙言當謀其大也作判渙者段借字箋訓爲分散失之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

箋多衆也我小子耳未任統理國家衆難成之事心有任賢待年長大之志難成之事謂諸政有業未平者

疏○馬瑞辰云小毖詩亦云未堪家多難正義引王肅云言患難宜愼其小又引王肅解經云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是肅遠毛正讀難如患難之難此章解多難宜與彼同箋以爲國家衆難成之事非詩義黃山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成王卽吉甫逾二年也尙書大傳曰周公攝政一年救亂二年克殷三年踐奄四年建侯衛五年營成周六年制禮作樂七年致政成王東征三年踐奄而後歸與豳詩說合三監之變公親致刑焉骨肉摧殘正成王所謂家難也訪落之時公旣未歸難猶未已惟其不堪多難

故訪羣臣而謀之箋乃說多難爲事之難孔疏卽指爲制禮作樂營洛之等無論三者皆周公五年以後之事斯時成王保身是亟無暇遠圖且三事皆國之大經與家何涉其非詩義明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疏〕箋紹繼也厥家謂羣臣也繼文王陟降庭止之道上下羣臣之職以次序者美矣我君考武王能以此道尊安其身謂定天下居天子之位○閔予小子篇念茲皇祖陟降庭止鬼神臨其庭而業光臨其家而身安家既多難之家與桓篇克定厥家同詞箋指羣臣非書雒誥公明保予沖子多士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保明猶明保也明者勉也皇考以此道保其身而勉其身子亦惟紹之而已黃山云朱集傳於閔予小子訪落敬之陟降句均推顏師古說以今文易古文其說紹庭上下四句謂繼其上下於庭陟降于家庶賴皇考之休以明保吾身是以家爲郎成王之家集傳已然矣惟詩意乃冀鬼神感召繼臨其庭者而又臨其家以保其身紹當屬鬼神言集傳仍以屬成王故胡承珙有不可謂繼鬼神之疑耳愚按此本齊韓詩說毛訓庭爲直則本魯說也

訪落一章十二句

敬之〔注〕魯說曰敬之一章十二句羣臣進戒嗣王之所歌也〔疏〕

毛序羣臣進戒嗣王也。敬之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疏】傳顯見士事也箋顯光監視也羣臣見王謀即政之事故因時戒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乃光明去惡與善其命吉凶不變易也無謂天高又高在上遠人而不畏也天上下其事謂轉運日月施其所行日月瞻視近在此也。新書禮容篇引詩敬之敬之六句漢書孔光傳引詩敬之敬之三句魯文也漢書郊祀志匡衡奏議引詩毋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言天之日監王者之處也此齊文也無作毋餘皆齊全同胡承珙云左僖二十二年傳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之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引詩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又成四年傳公如晉晉侯見公不敬季文子曰晉侯必不免詩曰敬之敬之云云夫晉侯之命在諸侯矣可不敬乎據此皆以詩不易爲難易之易箋說似非經旨馬瑞辰云大雅文王篇駿命不易釋文述毛云不易言甚難也此詩命不易哉義當與彼同天維顯思謂天道之顯赫

維予小子【注】魯維作惟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注】韓佛作弗示我顯德行【注】魯示作視【疏】傳小子嗣王也將行也光廣也佛大

也仔肩克也箋緝熙光明也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羣臣戒成王以敬之敬之故承之以謙云我小子耳不聰達於敬之之意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且欲學於有光明之光明者謂賢中之賢也輔佛是任示道我以顯明之德行是時自知未能成文武之功周公始有居攝之志○魯維作惟示作觀者新書禮容篇又引惟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觀我顯德行故弗順弗敬天下不定忘敬而忘人必秉之嗚乎戒之哉據此魯維作惟與毛異示作觀古宇通餘全同佛字三家義無可攷李黼平云說文弟大也从大弗聲讀若子違汝弼毛蓋讀佛為弟曾劉云凡從弗之字即有弼違之意如矯弓之屈以使正為弼矯人之非以合宜為羛其字皆從弗弟從大從弗言大矯之鄭謂佛為輔與傳相成非違傳也進南修務訓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彊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高誦注詩頌敬之篇言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又曰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修美譽未有利福將在後至故詩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中論治學篇大樂之成非取乎一音嘉膳之和非取乎一味聖人之德非取乎一道故曰學者所以總羣道也羣道統乎己心羣言一乎己口唯所用之故出則元亨處則利貞默則立象語則成文述千載之上若共一時論殊俗之類若與同室度幽明之故若見其情原治亂之漸若指己效

故詩曰學有緝熙于光明其此之謂也愚案以上皆魯說高注尤可推見魯義易林升之節日就月將昭明有功靈臺觀賁膠鼓作仁陳齊樅云據此知齊詩說亦以靈臺辟雍同處膠鼓作仁謂膠庠及鼓宗也繁露身之養重於義篇聖人事明義炤耀其所閣故民不昭詩云示我顯德行先王顯德以示民民樂而歌之以為詩說而化之以為俗故不令而自行不禁而自止從上之意不待使之若自然矣陳喬樅云說邪載詩緯氾歷樞曰聖人事明義以炤耀其所閣故民不昭詩云示我顯德行詩緯與繁露皆齊詩說故文大同韓詩外傳三引日就月將三條外傳八引日就月將二條韓佛作弗者外傳三引弗時仔肩示我顯德行一條佛作弗陳喬樅云韓詩作弗說文弗嬬也嬬亦輔爾之義黃山云尚書大傳武王死周公身居位聽天下為政淮南繆稱訓武王既沒周公踐東宮履乘石攝天子之位史記魯世家周公恐天下聞武王崩而畔乃踐阼代成王攝行政當國是今文說皆謂攝政即在武王崩時箋謂成王作敬之篇周公始有居攝之志則攝政在成王除喪後諒陰之內政誰屬乎已不合矣居攝政既改後故流言之作三監之畔亦皆在後成王前此固無家難之可言遂不得不說多難為眾難成之事並改詩說也然難成之事既即為制禮作樂營洛自必俟平三監淮夷之亂乃暇議及酌篇箋言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與大傳同而說小毖詩謂執理眾難為使周公居攝時又集于蓼為遇三監淮夷之難矛盾倒置尤為不合必不可從矣

敬之一章十二句

小毖【注】魯說曰小毖一章八句嗣王求忠臣助己之所歌也【疏】毛序嗣王求助也箋毖愼也天下之事當愼其小小時而不愼後爲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己爲政以救患難○小毖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胡承珙云篇中桃蟲飛鳥之喩多難集蓼之言是方當武庚作亂國家不靖之時急求輔助故其詞危迫大誥曰殷小腆誕敢紀其敘卽桃蟲飛鳥之謂也曰予惟小子若涉淵水予惟往求朕攸濟卽求助之謂也小毖之作似正値周公東征詩曰予其懲者懲戒往日之誤信流言致疑周公史記所謂推己懲艾悲彼家難也曰毖後患者謂禍難未己當日愼一日大誥所云朕言艱日思也逸周書成王卽位因嘗麥而語羣臣求助作嘗麥解其曰求助與詩序相應時其文曰維四年孟春又可證此及上三篇遹爲免喪謀卽政事也愚案胡說甚得詩恉箋謂詩作於周公歸政之後非也

予其懲而毖後患【注】韓說曰懲苦也莫予荓蜂【注】魯荓蜂作甹夆云掣曳也一作莫予併蠭自求辛螫【注】韓螫作赦曰赦事也【疏】傳毖愼也荓蜂摩曳也箋懲艾也始者管叔及其羣弟流言於國成王信之而疑周公至後三監叛而作亂周公以王命

舉兵誅之歷年乃已故今周公歸政成王受之而求賢臣以自輔助也曰我其創艾於往時矣畏慎後復有禍難羣臣小人無敢我摩曳謂僞譎詐誑欺不可信也女如是徒自求辛苦毒螫之害耳謂將有刑誅○懲苦也者列子釋文下引韓詩內傳文詩釋文引同陳喬樅云箋云懲艾也本史記推已懲艾悲彼家難語韓以懲爲苦義亦與艾相近愚案懲憂悔之詞小明詩云心之疑矣其毒太苦苦亦疾惡之詞淮南精神篇云苦洿之家掘洿而注之江注云苦猶疾也荓蜂作粵夅云挈曳也者釋訓文魯說也挈說文作瘛云引縱曰瘛粵夅蓋傳律之省說文傳荓並云使也孔疏引孫炎曰謂相挈曳入於惡也與荓蜂聲近段借一作莫與併夆者潛夫論慎微篇引詩作莫與併夆[illegible]之王君晉詩是用晉亦作本予作與古字通二叔流言成王疑周公流言何以上閒成王何以致疑必有小人挈曳其閒而使然故王深惡而嚴赦之易林履之泰蠆室蜂戶螫我手足不得進止爲吾害咎屯之明夷蠱之觀同據此齊文與毛同而釋用蜂字本義荓又本與拼同釋詁拼亦使也言勿在予側使口如蜂不能螫人而還以自螫也韓螫作赦云赦事也者馬瑞辰云赦卽螫字之省訓事者蓋以螫爲赦之同音段借釋詁赦勞也事勤也勤勞同義故赦可訓勞卽可訓事辛螫猶辛勤辛苦言小人莫予挈曳徒自辛苦耳

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注】韓拚作翻說曰翻飛貌

【疏】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肇始允信也始者信以

彼管蔡之屬雖有流言之罪如鴟鳥之小不登誅之後反叛而作亂猶鴞之翻飛爲大鳥也鴟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鴟皆惡聲之鳥○韓拚作翻曰翻飛貌者文選謝瞻詠張子房詩李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文據此知韓拚作翻箋云翻飛爲大鳥卽用韓義申毛孔疏云諸儒皆以鴟爲巧婦與題肩又不類箋以鴟與題肩及鴟三者爲一其義未詳且言鴟之爲鳥題肩事亦不知所出焉瑞辰云釋鳥桃蟲鷦鷯郭注鷦鷯桃雀也俗呼爲巧婦小鳥而生雕鶚者也陸璣草木疏云今鷦鷯是也微小於黃雀其雛化而爲雕故俗語鷦鷯生雕易林亦曰桃蟲生雕鳩頑汇肘三藝文類聚九十二引易林又云布穀生子鷦鷯養之今案古云鷦鷯生雕蓋卽肅鷦鷯取布穀之子養之化爲雕鴟故方言說巧婦之名或謂之過羸猶桑蟲之化螟蛉亦名果羸也鴟鴞一名鴟鴞豳詩鴟鴞鴟鴞既取我子喩武庚之誘管蔡猶鴟鴞取布穀之子使化雕鴟也此詩肇允彼桃蟲翻飛維鳥喩管蔡之從武庚猶布穀之子爲桃蟲所養而化雕鴟也列子天瑞篇鷂之爲鸇鸇之爲布穀布穀久復爲鷂呂覽仲春紀鳩化爲鷹高注鳩蓋布穀則布穀與鷹鷂互相變化由來久矣箋云或曰鴟皆惡聲之鳥據正義云定本集注皆云或曰鴟皆惡鳥也以桃蟲一名鴟鴞證之當作或曰鴟鴞皆惡鳥也定本集注遺鴞字遂誤作惡聲之鳥矣愚案禮月令注鷹或名題肩合列子呂覽注證之鄭箋非不可通也

未堪家多難予又集于蓼

傳堪任予我也【疏】我又集于蓼言

辛苦也箋集會也宋任就理我國家眾難成之事謂使周公居攝時也我又會於辛苦遇三監及淮夷之難也○楚詞東方朔七諫蓼蟲不知徙乎葵菜王注言蓼蟲處辛烈食苦惡不能知徙於葵菜食甘美洪興祖補注蓼辛菜也陳奐以爲桃蟲集蓼大誤成王言時逢多難境又處辛苦切望羣臣各抒忠謀以相助也黃山云此詩作於成王除喪朝廟之後當即在征淮夷之時家多難指三監之畔商又集于蓼正指淮夷之繼叛不當如箋說也易林觀之益去辛就蓼毒愈酷甚用齊經文

小毖一章八句

載芟〔注〕魯說曰載芟一章三十一句春藉田祈社稷之所歌也〔疏〕毛序春藉田而祈社稷也箋藉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藉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藉田○載芟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南齊書樂志漢章帝時元武司馬班固奏用周頌載芟以祈先農是齊說亦以此詩爲藉田祈社稷所用樂歌韓詩當同

載芟載柞其耕澤澤〔注〕魯澤作郝云耕也千耦其耘徂隰徂畛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疏〕傳除草曰芟除木曰柞畛埸也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

叔也旅子弟也彊彊力也以用也箋載始也隰謂新發田也畛謂舊田有徑路者强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强予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用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輩作者千耦言趨時也或往之隰或往之畛父子餘夫俱行强有餘力者相助又取傭賃務疾畢已當種也○馬瑞辰云說文槎衺斫也槎與作雙聲此詩載柞及周禮柞氏皆當爲槎之段借柞又與斯聲近而義同說文斯斬也斬截也禮內則魚曰作之爾雅樊光本作斯亦柞斯相通之類又皇矣詩作之屏之作謂除木亦當讀與載柞之柞同釋澤古通故釋文澤澤音釋釋澤作郝云耕也者釋訓文啓說也郭云言土解孔疏引舍人注釋釋猶藿藿解散之意此蓋本作郝郝故云猶藿藿若作釋釋不得云猶藿藿也楚詞九歎王逸注耘耔也詩云千耦其耘又大招注畛田上道也詩云徂隰徂畛明啓毛文同馬瑞辰云遂師巡其稼稽而移用其民侯彊侯以皆在移用其民之列彊謂彊有力者畯自治其田復有餘力治人之田以則傭賃斯爲人用此其異也遂人以彊予任甿彊爲詩之侯彊予即詩之侯以予以古通用予即與也與猶以也彊予二字平列鄭注遂人云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不知予即侯以之以故但引彊予以證侯彊耳

有嗿其饁思媚其婦有依其士【疏】傳嗿眾貌士子弟也箋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饟其農人於田野乃逆而媚愛之言

勸其事勞不自苦○馬瑞辰云說文嗿聲也集傳嗿眾飲食聲益兼取毛傳說文之義王引之云依之言殷也馬融易注殷盛也有殷爲壯盛之皃有嗿其偕四語皆形容之詞

有略其耜注魯略作䂮云䂮利也

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疏傳略利也箋俶載當作熾菑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農夫既耘除草木根株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種其種皆成好含生氣○䂮利也者釋詁文據此知魯作䂮說文𠞬籀文作䂮云刀劍刃也詩釋文略字書本作䂮匡謬正俗引張揖古今字詁云略古作䂮楚詞九章王逸注播種也詩曰播厥百穀明魯毛文同孔疏函者容藏之義故轉爲含猶人口含之也

驛驛其達注魯驛作繹云生也

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注韓緜作民魯麃作穮疏傳達射也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麃耘也箋達出地也傑先長者厭厭其苗眾齊等也○魯驛作繹云生也者釋訓文魯說也孔疏引舍人曰穀皆生之皃又順毛改繹繹爲驛驛文選甘泉賦李注引薛君章句曰繹繹盛皃是韓與魯同馬瑞辰云厭當即嬮之省說文廣雅並云嬮好也故嬮然爲特美皃以別於下之厭厭也又云廣雅苗眾也苗與傑對言傑爲特出則苗爲眾矣集韻穡穡苗齊等也作穡穡者蓋韓詩文鄭箋及集韻苗齊等義亦當本於韓詩厭厭即穡穡之段借也愚案馬說是行露詩

厭浥韓作湆浥小戎詩厭厭良人湛露詩厭厭夜飲韓皆作愔愔湆愔皆音聲則此詩之厭厭韓亦必用音聲字湆湆之爲韓詩異文確然無疑韓詩作民者釋文引韓詩云民民衆貌陳喬樅云傳麃芸也孔疏引王肅云芸者其衆緜緜然不耘也當即用韓義遂毛民緜雙聲通用小雅緜蠻黃鳥禮記引作緡蠻是其類也魯麃作穮者釋訓緜緜穮也是魯詩緜與毛同穮與毛異毛作麃借字魯作穮正字也孔疏麃毛或爲麃引孫炎曰緜緜言詳密也郭璞曰芸不息也其引郭注與今異釋文引說文云穮耨鉏田也字林云穮耕禾間也今說文作穮耘禾間也是以字林語溷入

載穫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秭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

【注】三家椒作馥

【疏】傳濟濟難也飶芬香也椒猶飶也胡壽也考成也箋難者穫衆難進也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烝進畀予洽合也進予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百禮謂饗燕之屬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則多得其歡心於國家有榮譽寧安也以芬芬香之酒醴祭於祖妣則多得其福右○三家椒作馥者釋文椒沈作俶尺叔反云作椒者誤也阮氏元曰椒乃馥之誤隸釋入冀州從事張表碑引作有馥其馨隸續十一膠東令王君廟門斷碑亦作有馥其馨是漢之經文作馥明矣晉左貴嬪納楊后贊曰有馥其馨見藝文類聚十五傳咸荅潘尼詩

日有馥其聲見藝文類聚三十一是晉猶作馥矣沈重作俶尺叔反[illegible]騂[illegible]韽[illegible]字[illegible][illegible]諸[illegible]且以作椒爲誤此不知唐以前何時寫者損滅馥字又損房爲尺又誤叔爲俶又由叔形與椒近而誤爲椒陸氏釋文云無故改爲俶而不知俶乃馥切音字之誤冒也傳椒猶餘也當作馥猶餘也此冢上有餘其香而言餘香與馥香同若是握椒椒椒之椒傳箋皆不容無解椒之詞而椒猶餘也爲不詞矣此經文明是馥字之本證然非漢晉四證則此字無由臆造永不知其誤而又誤矣程氏恩澤曰詩苾芬孝祀文選注衆經音義並引韓詩作馥芬孝祀馥字形聲不謬於六書可補說文之遺元又謂餘苾皆從必義同馥音亦同馥所以毛傳云馥猶餘也馥與餘同此亦詩義同字變之例也處義卽佚義與苾于賤皆房六切亦必復同音之證恩案阮說詳洽惟所據皆本三家詩說發毛就之則非陳喬樅云案華嚴經音義上引字林云馥香氣盛也正詩馥字之訓廣雅釋訓馥馥芬芬香也馥馥卽苾苾小雅信南山曰苾苾芬芬三家詩作馥馥芬芬蔡邕司空臨晉侯揚公碑曰祀事孔明又曰馥馥芬芬是其明證何晏景福殿賦亦云馥馥芬芬皆用信南山詩語廣雅所釋卽據三家詩訓義也上林賦芬香漚鬱酷烈淑郁淑郁正芬香之義據聘禮俶獻注古文俶作淑是俶又可通淑也三家今文作馥毛以淑爲馥之通假水旁與木旁形近遂誤作椒耳若毛同三家作馥則馥椒字形過別無緣致誤沈重亦無因改字爲俶矣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

古如茲疏傳且此也振自也箋匪非也振亦古也饗燕祭祀心非云且而有且謂將有嘉慶禎祥先來見也心非云今而有此今謂嘉慶之事不聞而至也言修德行禮莫不獲報乃古古而如此所由來者久非適今時○釋詁振古也郭注詩曰振古如茲箋蓋據魯義易毛

載芟一章三十一句

良耜注魯說曰良耜一章二十三句秋報社稷之所歌也疏毛序秋報社稷也○良耜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

畟畟良耜俶載南畝注魯說曰畟畟耜也播厥百穀實函斯活疏傳畟畟猶測測也箋良善也農人測測以利善之耜熾菑是南畝也種此百穀其種皆成好含生氣言得其時○說文畟下云治稼畟畟進也畟畟耜也者釋訓文魯說也孔疏引舍人注畟畟耜入地之貌爾雅釋文畟字或作稷太元經注引作稷稷是魯詩異文或來瞻女載筐及筥其饟伊黍注齊饟作餉其笠伊糾其鎛斯趙以薅荼蓼注三家趙作掤魯薅作茠荼作蒤疏傳笠所以

禦暑雨也趙刺也蓼水草也箋饟觀也有來觀女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豐年之時雖賤者猶食黍◦饁者見戴糾然之笠以田器刺地薅去荼蓼之事言閔其勤苦齊饟作餉是者禮郊特牲鄭注詩曰其餉伊黍其笠伊糾言野人之服也是齊詩如此說文饟下云周人謂餉曰饟餉下云饟也是二字音近通用義並同陳喬樅云說文糾三合繩也郊特牲言草笠而至尊野服也是詩其笠伊糾謂以草為笠其繩惟三合之耳三家趙作⿰扌周者馬瑞辰云考工記鄭注引詩其鎛斯⿰扌周集韻引同本三家詩集韻又曰⿰扌周或作趙是⿰扌周趙一字古文通借作趙⿰扌周趙雙聲通用猶朝借作輖也⿰扌周之言撥說文廣雅並云撥刺也以故⿰扌周亦為刺耳舊薅作茠荼作蒤蒤者釋草蒤委葉郭注詩云以茠蒤蓼是舊詩如此說文薅拔去田草也重文作茠引詩作既茠荼蓼釋文引說文仍作以茠與郭同今本既字或誤也蒤皆作荼與毛同與郭異爾雅釋文本亦作蒤則本通作矣孔疏引王肅云荼陸穢蓼水草由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

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積之栗栗（注）齊說曰挃挃穫也栗栗眾也齊韓作積之秩秩**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疏）傳挃挃穫聲也栗栗眾多也墉城也箋百室一族也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千耦其耘

衆作尙衆也一族同時納穀親親也百室者出必共洫間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歡○挃挃二句釋詁文魯說也孔疏引孫炎曰挃挃穫聲也李巡曰栗栗積聚之眾義皆與毛同釋名挃挃作銍銍云斷禾穗聲也挃銍聲義相近齊韓作積之秩秩者說文積積禾也引詩積之秩秩蓋本三家魯同毛則作積積之秩秩者齊韓文也馬瑞辰云積積以雙聲爲義廣雅亦日積積也栗秩古音同部通用公羊哀二年經戰于栗釋文栗一本作秩是其證矣說文秩積也又栗下云玉英華羅列秩秩栗猶秩也則秩秩與栗栗義亦同蓋衆多則積積之必秩然有序其義正相成也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牡有捄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疏傳黃牛黑脣曰犉社稷之牛角尺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箋捄角貌五穀畢入婦子則安無行饁之事於是殺牲報祭社稷嗣前歲者後求有豐年也續往事者復以養人也續古之人求有良司穡也○北堂書鈔二十七引韓詩曰王者藏於天下諸侯藏於百姓此百室盈止之義也鹽鐵論力耕篇古者尙力務本而種樹繁躬耕趣時而衣食足雖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務也二者修則國富而民安也詩曰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此齊詩義馬瑞辰云說文觓角兒捄即觓之段借詩兕觵其觩角弓其觩作觩者又捄之俗孫志祖云禮王制祭天地之牛角繭栗宗廟之牛角握賓客之牛角尺賓客即社稷之譌王制以祭字賈

下三句若賓客則不得言祭禮器牲不及肥大疏謂郊牛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愚案此數說固皆於毛合惟詩疏引禮緯稽命徵云宗廟社稷角握公羊僖三十一年傳何注亦云社稷宗廟角握則知今文說祭社稷之牛不作角尺矣陳奐云古之人田祖田畯皆是也篇章凡國祈年于田祖龡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甫田傳田祖先嗇也鄭司農注田畯古之先教田者蓋亦古農官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絲衣【注】魯說曰絲衣一章九句繹賓尸之所歌也【疏】毛序繹賓尸也高子曰靈星之尸也箋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彤○絲衣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陳喬樅云劉向五經通義亦以絲衣其紑爲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與高子說合知魯毛義同胡承珙曰史記封禪書漢興八年或曰周興而邑部立后稷之祠至今血食天下於是高祖制召御史其令郡國縣立靈星祠常以歲時祠以牛張晏注龍星左角曰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張守節正義引漢舊儀云五年修復周家舊祠祀后稷於東南爲民祈農報厥功夏則龍星見而始雩龍星左角爲天田右角爲大庭天田爲司馬教人種百穀爲稷靈者神也辰之神

爲靈星故以壬辰日祠靈星於東南金勝爲土相也其後漢書郊祀志續漢書祭祀志皆因之以漢法推周制考周語虢文公曰農祥農正伶州鳩曰昔武王伐殷月在天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晉語董因曰大火閼伯之星也是爲大辰辰以成善后稷是相此三條皆足爲周人祀靈星之證續漢書云言祠后稷而謂之靈星者以后稷又配食星也然則靈星之祀其來甚古淮南主術訓君人之道其猶零星之尸也儼閒是靈星之有尸亦久矣高子與孟子同時去古未遠故能確知此詩爲祀靈星之作也古今注云元和三年初爲郡國立稷及祠社靈星禮器後漢東夷傳高句驪好祠鬼神社稷零星可知古者靈星之祀與社稷爲類絲衣詩之次於載芟良耜殆非無故矣蔣縱謂据論衡明雩篇云水旱不時雖有靈星之祀猶復雩恐前不備形繹之義也是知古者祭天地社稷皆有繹祭賓尸之禮此絲衣詩爲繹賓尸之所歌即承上載芟良耜二詩言之載芟良耜爲一歲再祭之明文孝經援神契曰仲春祈穀仲秋穫禾報社祭稷社者五土之主稷者百穀之長祭社配以后土祭稷配以后稷五經通義曰王社在藉田中爲千畝報功也載芟良耜所云祈報社稷者社即指王社言之稷亦即靈星之祠祀后稷也漢書郊祀志社者土也宗廟王者所居稷者所以奉宗廟供粢盛人所食以生活也王者莫不尊重親祭自爲之主禮如宗廟故鄭箋釋絲衣之繹賓尸即据宗廟之禮申明其說載芟良耜二篇是正祭所歌絲衣一篇則繹祭之

樂章也蓋觀胡氏所論已足證明靈星之祭爲古所有益以陳氏之說釋尸亦復有據於義備矣黃山云靈星所祭者天田天田爲龍左角之星非卽龍也龍主雨天田主稷惟其主稷故爲祈報社稷繹尸之詩而又以雩擬之非也龍見於建巳之月於夏正亦爲四月而云二月亦非也求雨之祭至兩漢猶始立夏止立秋春雩秋雩古所謂非禮之雩豈可爲典要祈穀與祈雨有別月令之祈穀實因大雩而及之然亦在仲夏入月而祈穀惟實亦月令所無春社祈也秋社報也報尚何求尤不可通也周以后稷配天非時不敢祭故別立靈星以爲常祀旱潦蟲蝗蓋皆禱之豈專爲求雨設哉

絲衣其紑載弁俅俅【注】魯韓載作戴韓俅作頍自堂徂基自羊徂牛【注】韓徂牛作來牛鼐鼎及鼒【疏】傳絲衣祭服也紑絜鮮貌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箋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繹禮輕使士升門堂視壺濯及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鼎冪告絜禮之次也鼎圜弇上謂之鼒○魯載作戴者釋言俅戴也郭注詩曰戴弁俅俅釋訓俅俅服也郭注謂戴弁服是魯作戴說文俅冠飾貌引詩戴弁俅俅所引當亦魯文釋名戴載也載之於頭也及箋載猶戴也是爲毛通叚易耳通典四十四引劉向五經通義曰靈星爲立尸故云絲衣其紑會弁俅

俅言王者祭靈星公尸所服之衣也會當是誤字韓載作戴俅作頍者玉篇頁部詩云載弁俅俅或作頯此韓異文禮器鄭注引詩頌曰自堂徂基明齊毛文同說苑尊賢篇引詩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明魯齊與毛同韓徂牛作來牛者外傳三載齊桓公設庭燎末引詩曰自堂徂基自羊來牛來之言至也韓文獨異釋器鼎絕大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此魯說也說文鼐鼎之絕大

者又引魯詩說鼒小鼎疑字有誤

兕觵其觩旨酒思柔不吳不敖(注)魯吳作虞敖作驁胡考之休(疏)傳吳譁也考成也箋柔安也釋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飲美酒者皆思自安不讙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

○釋文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故魚之大口者名吳胡化反此音恐驚人也音話孔疏人自娛樂必讙譁爲聲故以娛爲譁定本娛作吳據此作吳者乃定本釋文本孔疏據鄭箋本則作娛泮水篇不吳不揚孔謂鄭讀不吳爲不娛明鄭即本此詩作不娛讀之也魯吳作虞敖作驁者史記孝武紀引詩作不虞不驁禇少孫用魯詩是魯文如此黃山云古吳娛虞三字音義並通泮水不吳不揚衡方碑亦作不虞不揚公羊定四年經帥師伐鮮虞釋文虞本或作吳音虞左僖五年傳虞仲漢書地理志吳越春秋作吳仲釋名釋州國吳虞也太伯讓位而不就歸封之於此虞其志也是作虞作吳義皆同娛鄭風聊可與娛釋文亦云娛本作虞孟子

騶虞如也莊子許由虞于穎濱又通以虞爲娛可知舁詩作不虞仍爲不娛之義孔疏本所據信而有徵釋文於此篇云吳舊如字而於泮水篇云吳鄭如字譁也亦即以讀娛者爲如字故以譁也申明之非謂如說文大言之吳字也傳箋訓吳爲譁陸又釋譁爲讙本皆就娛樂爲說近儒必據說文大言之注以說譁則非詩指蓋繹祭非正祭娛則嬉敖則嫚皆慮遠於敬若吳即是大言與敖何別觀不吳不揚箋謂揚爲大聲則吳不爲大言尤其明證敖釋文本又作傲然說文有敖無傲故魯文變爲驁呂覽下賢篇士驁爵祿亦魯家以驁爲敖之證也至釋文爲吳字引說文及何說有因後儒訂其誤字而轉窒者說文吳从夨口夨傾頭也本即从大大象形陶濳文時矯首而游觀傾頭亦具有娛義誤形从大誤尙不遠如漢書郊祀志後漢書戴就傳引詩皆作不吳是也隋唐碑版文字則皆誤形爲吳不从大而从天矣或从夨作吳爲今所承用亦誤字也釋文兼采兩讀當原作吳舊如字說文作吳吳大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作吳从口下大耳是說文吳吳乃吳吳之誤何說吳吳又互誤也監本於經注之吳皆已訂爲吳獨於何說互誤之吳疑不敢訂故猶存一吳字近儒並訂此吳爲吳又於說文之吳亦捉作吳紛紛而莫辨盧文弨援史記改不吳爲不虞固非矣馬瑞辰云吳古音同譁故碩人娛娛韓詩作扈扈何胡化反正讀近譁說文鱯魚也讀若瓠蓋魚之大口者本名鱯與吳音近義同今案本草圖經鮧口腹並大者爲鱯鱯音亦正同胡化反馬以此通何

讀可云精審矣而援臧庸之說謂釋文不當多作也二字亦非也說文吴小徐引詩不吴不揚謂今寫詩者改吴作吴音胡化切爲謬甚焉亦謂何未檢說文則何所謂从口下大本不合六書明矣乃又以吴卽吴古文之變體是惑也吴之古文作吺推六書之義本爲从口夫聲以夫吴諧音也段玉裁强說爲从口大豈可據哉

絲衣一章九句

酌注魯說曰酌一章九句告成大武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之所敬也齊說曰周公作勺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疏毛序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箋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於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酌一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白虎通禮樂篇周樂曰大武象周公之樂曰酌合曰大武周公曰酌者言周公輔成王能斟酌文武之道而成之也風俗通義六武王作武周公作勺勺言斟酌先祖之道也武言以功定天下也以上亦魯說周公至道也漢書禮樂志文齊說也又籥勺羣慝晉灼注勺周樂也言以樂征伐也又董仲舒傳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樂而天下和洽百王同之虞氏之樂莫盛於韶周之樂莫盛於勺張晏注勺周頌篇名言能成先祖之功以養天下也陳喬樅云謂周樂莫盛於勺

者謂文王武王之武功至是大成故爲極盛耳繁露質文篇周公輔成王受命作宮邑於洛陽成文武之制作汋樂以奉天儀禮燕禮若舞則勺鄭注勺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以上皆齊說酌正字汋通用字荀子左傳並作汋汋譌字勺省字也韓說益同

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 疏 傳鑠美遵率養取晦昧也箋純大熙興介助也於美乎文王之用師率殷之叛國以事紂養是闇昧之君以老其惡是周道大興而天下歸往矣韜嫌疑下故有致死之士助之○馬瑞辰云遵養時晦言用王師以取是晦昧也晦昧既除則天下清明故下即接言時純熙矣養從傳訓取爲是左宣十二年傳晉隨武子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下引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兼弱也汋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耆昧也正引詩遵養時晦爲武經攻昧之證是養晦即耆昧也耆昧即攻昧也攻昧謂攻取是昧與傳訓養爲取義合逸周書允文解曰遵養時晦晦明遂語于時允武孔晁注養時晦昧而誅之使昧者修明而遂告以言武也以遵養時晦爲誅晦亦與傳義合王肅曰率以取是紂定天下其說是也養字古有取義月令羣鳥養羞羞謂羣鳥所藏之食養謂取也呂覽長見篇申侯善持養吾意猶云善探取吾意將與養古同義桑柔箋將猶養也廣雅將養也孟子簡匃往將食之謂往取食之也箋謂養是闇昧

之君以老其惡乖詩義也左傳杜注須暗昧者惡積而後取之又承箋說之誤又云統熙謂大光明也武王與攻取昧晦於時遂大光明猶辟之詩曰會朝清明也釋詁介善也大介即大善大善猶大辟也故下即繼以我龍受之正謂受此大善耳揚雄長楊賦酌允鑠用魯經文燕禮鄭注引勺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明齊毛文同韓詩外傳三兩引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外傳五引於鑠王師遵養時晦義與箋近蓋别一解爲韓所主鄭即用韓易毛左傳注亦本韓義也

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載用有嗣疏傳龍和也蹻蹻武貌造爲也箋龍寵也來助我者我寵而受用之蹻蹻之士皆爭來造王王則用之有嗣傳相致○愚案上文當如馬說以此大善我知爲天之寵而受之遂誅商奄滅國五十蹻蹻武臣爭來造王王之所用有相續不絕者言周得人之盛也

實維爾公允師疏傳公事也箋允信也王之事所以舉兵克勝者實雜女之事信得用師之道○詩言爾之舉事既荷天寵又得人和信可爲後世師法矣時周公歸政成王天下太平告成大武詩不得專言文武用兵之事以爲義當如此也燕禮鄭注引勺詩曰實維爾公允師明齊毛文同

酌一章九句

桓注魯說曰桓一章九句師祭講武類禡之所歌也疏毛序講武類禡

也桓武志也箋類也禡也皆師祭也○桓一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齊韓當同

綏萬邦婁豐年【疏】箋綏安也婁亟也誅無道安天下則亟有豐熟之年陰陽和也○左宣十二年傳引頌曰綏萬邦婁豐年而釋之云和眾豐財謂武七德之二事也班固靈臺詩屢惟豐年用齊經文屢俗字天命匪解桓

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疏】傳士事也箋天命為善不解倦者以為天子我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有天下之事此言其當天意也於是用武事於四方能定其家先王之業遂有天下○漢書匡衡傳衡疏云陛下聖德純備莫不修正則天下無為而治詩云于以四方克定厥家傳曰正家而天下定矣案文王刑于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武王率循文王之道正家以定天下亂臣有十必兼婦人此克定厥家之明證也衡用齊義與傳箋異

於昭于天皇以間之【疏】傳間代也箋于曰也皇君也於明乎曰天也紂為天下之君但由為惡天以武王代之○釋詁間代也書益稷疏引孫炎曰間廁之代也知詩義同言武王之德顯著于天故命君天下以間代紂付以誅紂有罪之權也

桓一章九句

賚【注】序說曰賚一章六句大封于廟賜有德之所歌也【疏】毛序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箋大封武王伐紂時封諸臣有功者○賚一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左宣十二年傳云昔武王克商而作頌知是伐紂後大封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疏】傳勤勞應當繹陳也箋敷猶徧也文王既勞心於政事以有天下之業我當而受之敷是文王之勞心能陳繹而行之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胡承珙云左傳引此詩作鋪時繹思敷布也鋪亦布也大雅陳錫哉周彼箋云能敷恩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彼疏引王肅云文王能布陳大利以賜予人竊意此詩亦當云文王既勞心於政事我當而受之將布陳文王之恩惠以錫予善人我自今以往惟求善人以定王業耳思案我徂維求定者言我自此以往惟求與女諸臣共定天下耳如此方與大封之意合中論爵祿篇先王之將封建諸侯而錫爵祿也必於淸廟之中陳金石之樂陞宴賜之禮宗人擯相內史作策也其頌曰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思由此觀之爵祿者先王之所貴也此魯說

時周之命於繹思【疏】箋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由也於女諸臣受封者陳繹而思行之以文王之功業敕勸之○說文繹擂絲也擂引也字與抽同言是以

封爵雖我周之新命於乎女諸臣盡郎文王勤勞天下之意更尋繹而引申之乎兩思字皆語詞

賚一章六句

般注魯說曰般一章七句巡狩祀四嶽河海之所歌也疏毛序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般樂也○般一至歌也蔡邕獨斷文魯說也史記封禪書周成王封泰山禪社首受命然後得封禪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陳喬樅云史記所引詩即魯詩說據封禪書言上招賢良趙綰王臧等以文學爲公卿欲議立古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狩封禪改厤服色事綰臧並申公弟子益足證魯詩以般爲言封禪事矣史記又云孔子論述六藝傳略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疑傳即指魯詩傳也白虎通封禪篇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始受命之日改制應天天下太平功成封禪以告太平也所以必於泰山何萬物之始交泰之處也詩云於皇明周陟其高山言周太平封泰山也又曰墮山喬嶽允猶翕河言望祭山川百神來歸也陳喬樅云元本白虎通作明周與詩攷引合惟小字本作時周以上亦魯說易林萃之比德施流行利之四鄉雨師灑道風伯逐殃巡狩封禪以告成功登之後旅之小過同此齊說尚書孔序疏引韓詩外傳曰古封泰山禪

梁甫者萬餘人仲尼觀焉不能盡識司馬貞補史記三皇本紀
引略同陳喬樅云封禪之禮古者帝王巡守必告行之封卽堯
典封十有二山之封鄭注書大傳云祭者必封封亦壇也禪與
墠同東門之墠傳云墠除地町町者然則封土爲壇除地爲墠
乃巡守祭祀之常事故經典皆未嘗特言之耳愚案秦漢以後
毋於所無未祀之免鄭重言之其實古帝王無不巡狩無不祭
方嶽則封禪之事並非巡狩之外經傳刱有盛典乾隆間東巡
岱宗祀典隆重破除世俗拘墟陋見所以爲千古之極則與

於皇時周注魯時作明陟其高山隨山喬嶽注魯隨作墮允猶翕河疏傳高山四嶽也隨山山之隨隨小者也翕合也箋皇君喬高猶[illegible]也於乎美哉君是周邦而巡守其所至則登其高山而祭之望秩於山川小山及高嶽皆信案山川之圖而次序祭之河言合者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祭者合爲一○魯時作明者白虎通作於皇明周賸增引明周猶時邁詩之明昭有周也以高山爲四嶽隨山喬嶽翕河爲望秩之山川魯說與傳同時邁詩作於武王時並非巡狩魯說已詳之此詩爲成王巡狩而作魯說不誤而說者猶以爲武王斯亦傎矣魯隨作墮者釋山巒山墮郭注謂山形長狹者荆州謂之巒詩曰墮山喬嶽郝氏懿行以爲墮者隨之叚借字林隨山之施隨者是呂忱以隨爲延施卽狹長也一河播爲九河九河同爲一河其分合非[illegible]不信故曰允猶

敷天之下裒時之對

時周之命【注】三家命下有於繹思句與賚篇同【疏】傳裒聚也箋裒眾對配也徧天之下眾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也。言總山川之大小因京畿之遠近聚而配之書所謂徧于羣神也是我周之新命所以獲神佑三家命下有於繹思句者釋文云於繹思毛詩無此句齊魯韓有之今毛詩有者衍文也崔集注本有是採三家之本崔因有故解之臧鏞堂云此句涉上賚篇而誤卽在三家亦爲衍文阮元云釋文所說自得其實臧氏乃併三家此句亦以爲衍誤矣愚案獨斷言般一章七句亦不數此句陸云三家皆有或魯詩有二本也禮王制五岳視三公四瀆視諸侯賚封功臣而望其繹思般祭山川之神亦望其繹思一也時邁之詩曰懷柔百神若神不能繹思無爲用懷柔矣臧氏謂在三家亦爲衍文殆不然乎

般一章七句三家多於繹思一句當爲八句

閔予小子十一篇十一章百三十七句三家當爲百三十八句

詩三家義集疏卷二十六終